

清人說齋二集

掃葉山房發行



都門紀變百詠

青西復懷氏同著
村杞廬氏

馬路新開四達衢。太平時節帝王都。無端三月咸陽火。燒破塗山玉帛圖。

京城新築馬路自東交民巷迤邐至崇文門大街直達總署平坦可行無復從前崎嶇之象

初起山東號義民。忽延保定忽天津。俄驚輦下紛紛徧。真似神仙會駕雲。

團民起於山東直隸接壤之處延及保定天津今年三月間流入京師脅從益眾踪跡飄忽相傳有駕雲之術

洋氣須教一例除。先燒電線火輪車。琉璃河接長辛店。此是鵬程發軔初。

五月初一奉民肇事焚拆琉璃河長辛店一帶鐵路並毀電桿

使相巡行歷保陽。空名墨敕散千張。城鄉一夕標黃燻。奉旨團民字幾行。

五月十一日朝旨命剛相馳赴保定察看情形聞剛相沿途徧召渠豪散給空名劄子獎勵備至遂成招撫之議

頤和園裏鬧神仙。疑有疑無鼎沸傳。衛士倉皇宮監走。大家跪奏佛爺前。

皇太后皇上駐蹕頤和園五月十二夜二鼓後喧傳神仙下降附近居民爭購香楮向空跪拜喧嚷之聲達於大內翌日遂有回鑾之諭旋步軍統領等獲造言生事之人係李羣仔一名立即正法宮中稱太后為老佛爺

燒香供水喊連天。白混青皮一氣聯。嚇殺人家小兒女。紛紛羅拜大門前。

自五月十六日起每至夜分滿街喊聲大作令各家燒香供水其勢洶湧居民大懼

王府門前大燾高黃巾夾路怒提刀神仙符錄無憑準誤把京官當二毛

招撫議成諸王貝勒府第設立神壇門前高建大燾上書替天行道奉旨義和團等字樣有某京官携眷出都為團眾選獲擁至莊王府燒香焚表僅而獲免團眾呼教民為二毛子

裊裊香烟卷禁城登壇焚表近神明滿朝紆紫控青者低首齊呼大世兄
每壇有一大世兄領之壇事悉聽主持縉紳朝士詣壇跪禱往往相與抗行

閉目揮拳咒有靈洋人鎗礮噤無聲陣前只作婆婆舞殺敵原來不用兵

團眾到壇焚香一炷叩首三遍便即渾身發顫口中呼呼有聲少頃蹶然而起謂之上神閉目揮拳力大無敵事畢之後始焚表退神

八戒沙僧與悟空不教口角透微風東南三叩喃喃語瞥見封神姜太公
團眾念咒有八戒悟空不准透風及太公在此等語跪拜必向東南方

結束登場咒語同鐵眉鐵眼鐵肩胸羽林龍武虢如虎輸與香村五尺童

咒中又鉄眉鉄眼鉄肩胸等語鄉愚無知信從益眾雖鄉間五尺之童亦皆報名入團

包頭粗布色鮮紅怒目斷牙氣象雄素日蠢愚如鹿豕偶憑神力便威風

團眾皆用粗布包頭禁用洋布持械遊行氣鼓可畏

黃乾紅坎滿城閩統率新增王大臣昔日八旂今八卦不妨名目略翻新

紫黃巾者為乾字團紫紅巾者為坎字團涇渭各分不相連屬五月二十六日朝旨命端莊二部及剛相督帶奉民

舉刀劃壁皎光青都道神仙救勒靈一事真無思議處四圍焦土擁官廳

相傳團眾舉火之術劃壁作園中界十字形以刀連觸之呪着着着然時烈餓飛騰矣十七夜焚燈市口教堂四圍俱燼獨留一巡街官廳上蓋涼棚亦未延及人皆異之

轆轤街頭碾水車神旗映出字龍蛇一瓢分解炎天渴都道壇中不飲茶

團眾以車運水上插黃旗有神奉水車字樣壇例不准飲茶惟飲涼水而已

不須轉饒更齋糧口袋新儲辟穀方却怪街坊太多事手持黃簿寫捐忙

聞團眾每人帶一口袋內儲辟穀丸日取兩三粒即能止飢自六月初旬起街坊無賴輩挨戶寫捐米麥銀錢隨意捐助然則所謂辟穀者特彼中愚人之術耳

尺方絳布挂門前道是仙壇敕令宣入夜紅燈齊照眼依稀萬壽太平年

團眾令居民鋪戶各于門首懸一紅布六月十四夜滿街多挂紅燈翌日又復傳令禁止

抹十愁兮改十歡玉皇把筆坐雲端由來天上人情重大帝猶將佛面看

團眾用黃紙刊送傳單言今年本月有大劫因觀音大士慈悲眾生于玉皇前竭力面求遂將十愁改作十歡按十愁兵災凶荒等事十歡則天下太

平年穀豐登也

鍊氣三年導養勤。槍刀難入火難焚。自言術是金鈴子。不數奇門與易箴。

團中有功候較深者自言金鈴子術三年後始能不畏槍火

洪鈞老祖降從天。一日燕齊去復旋。宮錦袈裟月牙鏢。非僧非佛亦非仙。

團中所謹奉者曰洪鈞老祖五月十七日傍晚有人見一異人衣宮禁袈裟執月牙鉄鏢疾馳進永定門聞上午自山東起行申牌已抵燕京是夜遂有焚燒各教堂之事

青年高弟術通神。飛過黃河一葉身。三角黑旂兩丸彈。好憑法寶殺洋人。

傳聞有黃撓老祖者將生平奇術傳授高弟兩人各予黑旂一面鐵彈兩丸言開仗時黑旂一搖天昏地暗彈丸飛去便可盡殪敵人故團中奉為法寶

軍中有女氣難揚。天使神兵便不妨。寡婦嬌娃齊奮勇。紅燈挂後黑燈張。

團中有所謂紅燈照者均以十四五歲閨女充之衣履皆紅色相傳能避火砲黑燈照則皆青年嫠婦也

古貌銀髯二百秋。新來八老說甘州。自携五百田橫士。飛過重瀛蹴墨歐。

都中喧傳新來八老皆甘肅人年近二百白髯過腹望之若神仙中人係團中最老前輩自言將携五百團民航海西行徧擾歐美各洲地界

但願尋仇不願封。山東團首覲深宮。一龍二虎羊三百。隱語參詳七字中。

聞端邸引團首四人入覲太后面奏不願封官但願得一龍二虎三百羊俾了心願足矣七字隱語各有所指也

黃色肩輿力士扶。轅門投謁競傳呼。將軍揖客今重見。儀注翻新會典無。

聞天津圍首張德成等四人進謁裕制軍身坐黃色肩輿戰門武弁一律跪迎相見時長揖不拜氣餒頗薰灼

西方佛子大神通。統率兵團奏戰功。立馬陣前紅斗笠。隨身還有四金童。

傳言天津開仗時有老僧披紅斗笠四童子隨侍左右策馬先驅指揮兵團前進因獲勝仗

夫人統率復讐兵。來自齊州越禁城。粉黛兜鍪一佳話。白團三萬擁銀旌。

左提督寶貴陣亡於甲午牙山之役日來喧傳其夫人統率白團數萬人與洋人抵敵作復讐之舉

傳言寶坻大辛莊。孝法相師總姓黃。兄弟六人分領袖。麥花山下是家鄉。

寶坻縣東南鄉有大辛莊居民數十戶皆務農為業今年三月忽來拳師數人其領袖者自稱黃天霸兄弟六人皆住麥花山一鄉之人信奉甚謹

一般裝束兩般情。假假真真辨未明。放火殺人神不管。仙家亦是做聾盲。

自副都統慶恒全家被害後奉旨着將義和團分別真偽嚴加約束

虎詣邯鄲請鐵牌。深宮總為小民齋。窮鄉自有歸耕處。好雨聲中散爾儂。

都中苦旱已久王府丞培佑馳赴邯鄲縣恭請鐵牌六月初到京連日淫沛甘霖四鄉團眾有田可耕私自散歸者不少

聖祖當年用楚材。遠人恭順敢生猜。而今驅遣同羊豕。疑是晴天霹靂來。

康熙時南懷仁湯若望等以曆算術受知聖祖又居京師敕建天主堂于宣武門內城根二百年來奉教者日多而教民橫行之勢日甚今則奉旨驅逐矣

摩西十誡守真傳。駢首街衢命不延。到死猶呼天主護。可能呵護盡昇天。

及團眾搜殺教民極為慘酷聞教民臨死時尚有呼天主救我者其愚真不可

天主堂高徧地燒。無如西什庫堅牢。訖言中有人皮陣。破法須將狗血漂。

京中教堂焚毀淨盡惟西什庫堅不能破砲火環攻殆無虛日喧傳堂中以人皮為陣故能辟除槍砲軍機某章京獻剋制之法言殺黑狗取血以噴筒遙射之可以立破

穢血塗門事有無。狐鳴篝火夜驚呼。可憐丐婦無名氏。到死猶疑作鬼奴。

五月十六日團民殺死某丐婦于草廠十條胡同言該婦受洋人賄託晚間以穢血塗人門戶將不利于居民

東倭書記德欽差。途遇無端白刃加。一蟻潰堤全局壞。重貽憂患到天家。

五月十五日殺日本書記生杉山彬于永定門外二十三日德國欽使克林德赴總署議事歸行至東長安街倉卒被賊

西兵矯健捷如猱。右手擎槍左執刀。銅帽蠻靴紅靸鞞。幾人扼死御河橋。

五月十五日西兵十五人兵官兩人扼守北御河橋團民不敢過

錫作彈丸布作囊。積沙四壁坐中央。如何不識軍謀狡。不見人兒只放槍。

洋兵佔住民房搜羅五金鎔作彈丸縫粗布為囊滿貯泥沙堆置牆壁間而相與藏躲其中吾軍歷亂放槍竟未能傷其一卒

蠻邸裁裁十一邦。半無牆壁半無窗。槍林礮雨相持苦。白旆曾無一卒降。

交民卷使館計有十一國兵圍圍攻一月之久洋兵盡力抵禦不少退却○
西例投降則豎白旗

纔過楊村半日程一千精銳泰西兵赴援無計通前路陷入重圍不放行

西員續調救援使館之洋兵由天津入京行至楊村左近被團匪圍住不能
前進仍回天津

跋烏西匿陣雲開上將麾旄擁衆來可惜甘涼諸健卒枉將血肉委塵埃
董軍攻交民卷炮火轟天血肉狼藉甘涼精銳傷亡至二千餘人

使館沈沈鑿地營往來傳命屬章京雷池一步君休懼認取前途颺白旌

總署章京往來傳命均相見于地營之下其進退時以白旗為號

甕中捉鱉豈能逃公使全權氣斂消不信長房能縮地冥鴻海外已逍遙

軍機處接粵督從香港轉電言各國公使已有潛蹤出京者

不堪忍辱再圖存天語嗟咨國體尊率土人民齊下淚幾行明詔比興元

五月二十四日下宣戰諭旨有與其苟且圖存受人挾制何如大張撻伐一
決雌雄等語

捷書夜半到甘泉百萬優頒內府錢前敵兵民齊感奮溫綸賁自九重天

五月二十一日直督奏天津開仗奉民獲勝奉旨嘉獎賞銀四萬兩由天津
監庫給發○五月二十五日賞給武衛中軍甘軍神機虎神兩營及義和團
民各十萬兩由內帑頒發

徵調紛紛亂若麻。軍符四出捉官車。行人嗟嘆窮官樂。十日關門不上衙。

軍事日亟徵調紛如官兵四出捉車甚至大員所坐之紅控呢車亦被捉去中城御史陳璧請飭大宛二縣設立官車局其事始定

龍旂飛颺大沽臺。礮火雷轟藥庫災。兵力未能當一面。兩三敵艇上塘來。

五月二十四日直督奏大沽失守情形東砲台為日本所佔西砲台為英兵所佔先一日專摺奏報有大沽兵力太單聞藥庫失火自焚恐難堅守然則彼時已有失守消息何摺中猶未明言耶

靴刀首帕出京門。健將如飛馬玉崑。行近大沽三百里。可能奪得舊營屯。

五月二十五日諭馬玉崑迅速回津助戰二十七日到京召見諭馳赴天津救援即日率兵出都其時已聞天津失守矣

津沽南北漲沙龍。千里烟台一綫通。鐵甲魚雷齊擁住。回颿難鼓巨鰲風。

喧傳大沽烟台海中同時漲兩沙龍將洋艦盡行擁住不能進退

趕造檣槍與背槍。軍書火急匠工忙。舊傳利器稱無敵。洋式翻嫌仿後膛。

諭豫撫裕長趕造抬槍背槍迅速解赴前敵

守城專屬大金吾。啟閉重門驗虎符。白塔安排傳信礮。誤公校尉敢枝梧。

諭步軍統領豫備守城事宜管理白塔信砲之某校尉因誤公獲譴

大官廷議面團團。一字言和便漢奸。且莫當前爭意氣。可知收拾劫棋難。

五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召內閣六部九卿會議國事內閣學士聯元奏言不可輕於開釁端即廷叱之幾遭不測

電召疆臣李合肥綸音重疊出軍機要他水陸兼程進一柱擎天合仗伊

五月二十日奉上諭粵督李鴻章着即來京六月初七電催迅速來京初十日又奉水陸兼程迅速來京之諭

奉詔勤王首着鞭錚錚佼佼定興賢如何忽作偷安計不賦同仇但議遷

召蘇撫鹿傳霖迅速來京聞鹿中丞有信函致榮剛二相國力主遷都之議

膺狄懲荆李海城忽持和議眾人驚老臣自解忠君國不是窮嫠節不負

李鑑堂欽使素惡洋人為團眾所信服近在長江一帶發來電奏亦持和議都人士譁然謂之改節

強弱相懸釁漫生諸臣痛哭上書爭錯疑湖北唐藩鎮中葉朝廷令不行

宣戰旨下東南督撫疑係矯詔均不遵行旋聯元抗章力諫亦未邀俞允

巨艦飛來瞬息中未從江海鼓腥風全虧諸老能調護半壁東南保障功

沿江沿海安堵如故皆張劉二制軍調護之力

羽檄飛馳名將才曾無外省一兵來老成全力持和議恐把生靈付劫灰

電催各省勤王兵一月以來尚未有一軍報到各督撫不遽調遣者猶望釁端速弭與各國言歸于好也

北門鎖鑰寇萊公幕府英才一夕空夜草軍書朝視事兩旬三疏太匆匆

直督裕制軍幕客聞變呈散奏報太希奉旨申飭

兀兀金湯山海關將軍猿臂月弧彎朝廷自重千城寄莫把巖疆看等閒

六月初二日諭增祺派兵嚴防山海關

乍聞三晉釁端開又見遼陽釀禍胎惟有山東袁撫院清風千里淨塵埃

六月初十日晉撫毓賢奏山西民教仇殺同日盛京禮部侍郎清銳奏拳民焚毀奉天所屬教堂惟山東則安堵如故

聯英聯日又聯俄電旨飛傳一刹那為問國書呈遞日使臣能否力調和

六月初七日電諭出使英日俄三國使臣向外部呈遞國書言議和事

窄窄衣襟短短槍少年內監易戎裝分班西苑門前立擁衛慈輿出上陽

皇太后選少年內監數百人手持新式快槍衣服整潔慈輿出入前後擁護

肘腋何堪有寇氛中涓逃避忽紛紛禁中大索威如虎龍準王孫將北軍

端邸疑皇上左右有崇奉天主教者帶領團民數百人入宮中搜查內監紛紛逃避

巍巍肅邸富收藏劫火銷為瓦礫場骨董圖書盡拋却窖金千萬贖空坑

肅親王府鄰近英國使館珍藏金石書畫古帙為都下首屈一指富聲甲諸皇族今為洋兵所佔付之一炬

當朝老道住洋場愛惜門前土一方第宅園亭無片瓦中堂還是舊中堂

某中堂素有老道之稱其宅在東交民巷門前有土一堆阻碍馬路洋人以重價購之堅不允許云此係吾家風水所關豈肯輕易鏟去今則全宅皆燬於火矣

軍機堂上鐵丸飛禁檠沈沈晝掩扉多病可憐樞密使白頭留值不能歸。

交民巷開仗時槍彈飛入軍機堂上舊例軍機大臣晨入午散自軍事緊急各大臣輪流值宿時某中堂適抱河魚之疾偃卧禁中形容頗悴

乞選漁船鑽鐵甲議挑井水灌城濠料渠謀國憂勤日異想天開首獨搔。

中州李侍御奏請挑選海戶潛伏水底鑿沈鉄甲船崇尚書奏請挖深京師城濠運水灌注以阻敵人

沙場裹革此身輕枉鍊前軍三十營死敵死民同一死可憐到底未分明。

直隸提督聶軍門士成統武衛前軍三十營奉旨剿團為團民所痛恨六月十三日在天津與洋人開仗力竭陣亡全軍潰散或曰為團民所戕害也

臚唱曾傳第一聲黔南冠冕擅才名募苗也作勤王計弱冠終軍自請纓。

夏殿撰同龢奏請自備資斧歸募苗民率赴前敵詔允之

文士終輸市會姦無端囚服辱清班多財更比多才惠日下何人救對山。

六月初八日團民持莊郎手諭立捉黃慎之學士到府幽閉數月遂送詔獄聞其起事之由緣學士于京中開設三肆平時精于出納頗結怨于小人值此兵亂充斥其掌櫃人等意欲乾沒致遭此禍

銀刀發擁大司徒複壁藏人事有無大獄全憑神語定豈知神語總模糊。

喧傳戶部尚書立山家中藏匿洋人莊邸親率團民三次搜查無所得遂
擁該尚書以去令其到壇燒香焚表俄而諸神下降歷數其罪尚書形色倉
皇未能分辨莊邸奏交刑部監禁

貴介匆匆走急裝身懷虜使乞援章潞河義士搜衣得一夕喧傳滿帝鄉。

旗人某身藏日本使臣乞援書單騎出走行至通州為本地團民所獲立時
砍殺

巨億償金昔款倭就中漁利善張羅一朝投首邊塵外帶到泉臺有幾多。

六月初七日諭斬廢員張蔭垣于新疆戍所因甲午之役張曾經手賠款者
也

津通百里近相望轉運千艘日夜忙糧道忽然無下落朝廷有詔問倉場。

天津被擾江浙糧道及押運委員等四散逃走有旨諭倉場侍郎等查明下
落迅速督運

健兒擁護出京都鶴子梅妻又橘奴都道相公移眷屬原來小事不糊塗。

方事之殷也某相國移眷出京所部官軍沿途護送

選人新自八閩來未謁金門已釀災飛落彈丸齊洞脇纍然主僕不生回。

閩人某捐納縣丞來京驗看五月二十八日赴部過堂行至前門內忽有彈
丸飛至洞脇而仆僕馬蹶焉

苦行焚修淨六根忽驚明詔下禪門笑渠參透蒲團後也會和南學謝恩。

有詔召山西五台山極樂寺某僧來京蓋出自軍機大臣啟尚書意也

中堂今箭滿銜飛武衛軍中脫號衣。只要錢財不要命。馬馱車載幾羣歸。
五月二十六日武衛軍四出搶掠榮相親持令箭拏獲三十餘人當場正法

華俄西去滙豐存雪白紋銀百萬屯。想發洋財人似蟻。崇文門接正陽門。
華俄道勝銀行被毀其時滙豐尚存屯銀甚多都中無賴人人想發洋財矣

第宅連雲美奐輪。貴官氣象邁羣倫。不圖暴客垂涎久。白晝揮刀不避人。

徐中堂孫中堂曾襲侯等宅同日被劫一空

故家篋笥秘竒珍。發視無端墮劫塵。翡翠朝珠貂膝襪。賣來不值幾多銀。

諸宅被劫後均于前門外消贖有以京蚨三十千得帶膝貂襪者有以京平銀四五兩得翡翠朝珠者

戶部衙門積蓄多。甘軍大隊作巢窠。堂司官屬紛紛散。銀庫郎中沒奈何。

戶部衙門為董軍所駐辦事人員均遷至會典館內

宮殿巍峩畫裏開。洛陽王氣鬱佳哉。而今不似東周樣。少箇元公劃策來。

春間軍機處接到豫撫裕長摺件內有精繪洛陽宮殿圖一紙

旂分八面下秦州。推背圖中一語留。紺宇琳宮清淨地。大興土木待巡遊。

聞陝撫在省城豫修一大寺院土木丹青極為華麗以備西巡之用

輓粟飛芻絡繹過神倉玉粒積多多如何直待兵爭歲始發緡錢治運河
朝旨命漕運總督江蘇山東兩巡撫潘治運河以利轉運

稅司教習聘歐西卅載勤勞未可訖一自紅羊同墮劫冤禽夜夜上林啼

總稅務司赫德大學堂總教習丁韋良為中國辦事三十餘年素稱得力皆授有二品官階今則同困城中

宏規大起育英才學貫中西馬帳開筵吹一聲絃誦歌諸生雲散講堂裁

京師大學堂經營三載規模初具經費若干萬均存道勝銀行自該行被燬此款化為烏有管學堂大臣遂有裁撤學堂之請

揆文奮武兩難兼郡國新停舉孝廉多少星軺馳驛路邯鄲枕上夢初甜

六月十二日詔停今年鄉試緩至明年三月舉行典試一律召回

曹部郎官散若雲誰將案牘理紛紛漫云請假循常例嚴旨全教子處分

京城開戰各部院司官紛紛回籍諭分別請假未請假一律嚴子處分

紙人豆馬舞漫天又見林清鬧白蓮六十餘人齊就縛一朝駢首禁城邊

步軍統領等獲白蓮教匪六十餘起出紙人一箱黑豆數斗審明後均押赴菜市口正法

交民兩字改雞鳴共說今名勝舊名試把六書參體例居然轉註與諧聲

國眾改交民巷為雞鳴街因推背圖中有金雞啼後鬼生慈一語也

大柵欄前熱鬧場。無端一炬燼咸陽。問渠閉火多奇術。為底神靈誤主張。

五月二十日國民焚大柵欄老德記藥房霎時全街俱燼延及觀音寺街煤市街麻房頭條胡同二條三條胡同西河沿珠寶市東西荷包巷灼及正陽門城樓計焚二千餘家相傳團眾有閉火之術至此獨不靈驗

祝融虐皎上千霄。金店銀爐一例燒。百萬商民齊束手。市塵景象太蕭條。

大柵欄之火金店爐房盡燬京中銀源頤竭銀號錢鋪典肆一律停閉市面蕭條為從來所未有

深宮不忍苦吾民。百萬新頒內帑銀。傳諭四恒齊復業。大家借給要均勻。

六月初九日發內帑銀五十萬兩戶部銀五十萬兩借給四大恒銀號令其規復舊業以維市面四大恒者恒和恒利恒源恒裕都中錢肆巨擘也

發棠乞請允羣臣。紅票源源指百因。門榜大書平糶局。禁城內外潞河濱。

兵亂之後飢民載道順天府請發倉米萬石于京城內外及通州一帶設局平糶

輝煌金碧店懸牌。洋字洋名一律揩。歐墨新書千百種。滿投溝井自沈埋。

團民燬日熾都中諱言洋字店肆招牌一律改換如洋布改作粗布洋藥改土藥之類西國書籍皆于夜深人靜時暗中拋棄溝井皆滿

置閏羲和始帝堯。春秋冬夏四時調。如何八月成妖孽。人與黃楊兀共遘。

相傳閏八月必不利于國家今又驗矣均莫測其所以然之故

家家寒食問何為。一紙紛傳禁火期。七夕中秋與重九。古來幾個介之推。

國衆訂期于七月初七八月十五九月初九等日居民鋪戶一律不准舉火
積屍穢氣上干雲。亂後須防疫癘重。黑豆花椒薑一片。沿街黃紙送紛紛。
民間刊印救疫方沿途分送

動魄驚心三十天。槍聲不斷礮聲連。阿儂日日閒無事。百首新詩次第編。

夫宏達大雅之羣。深遠上清之選。盤辟承明之右。迴翔周衛之間。暮鑰宵鈴。殿東西而鵠立。晨豪夕炬。日雙隻以鳧趨。當其密命親承。殊恩疊沛。遠道上供之品。許以依分。尚方洽賚之珍。免其占謝。私衷忭舞。奉賜物以名堂。別集流傳。編德音而弁簡。荷盛世非恒之貺。極儒臣希有之遭。斯所云班禮俱崇。恩華特重者已。若夫李珣為當代士。僅博明經。石苞是我輩人。竟甘小縣。家法既試。驅薄笨而出國門。除書倏來。戴惠文而趨公府。鮮清切論思之美。有喧囂犯慮之煩。未免勞簿領以經年。悵觚稜於萬里。乃竊觀於研孫觀察。而有異焉。觀察稟靈井絡。流譽汾臚。以揚馬之同鄉。效宓巫之為邑。惟斷斷偏方之小宰。實翩翩盛府之元僚。卓子康宜。以褒德侯子封。杜牧之乃為竒章公掌記。方刊碑於邑子。爰推轂於疆臣。判牘洊登。俶裝赴引。倘依依流於平等。墨綬常拖。儼擢秩於參僉。丹毫特注。維時士衡入洛。景倩登仙。朝貴歡迎。卑禮欲招之門下。勝流訓答。新詞已徧於都中。孫宏有材館重賓。汲黯為勛門揖客。當筵擊節。秦七黃九之知名。代舍聯裾。王後盧前之競美。方謂有井水處。爭唱歌頭。那知無定河邊。忽堆戰骨。紅羊換劫。青犢憑妖。警宵燧之漫天。觸炎風而戒路。遂隻身以歸晉。復重

跣而入秦。友朋將短策贈行。妻子共長鏡託命。露車休鷄。清蹕來巡。薇蓮十丈。以迎鑾。灞柳千條。而拂仗。翠華待幸。萬靈拱夫。神皋繇絕。習儀百辟。朝於王所。蓋關陝之山川如故。而漢唐之宮闕已非。飾使節之故轅。張屬車之行幄。堂階隘。偏門闥。洞連。非樓宇之高寒。尚池臺之陰鬱。微泓印月。宛通太液之波。嘉蔭迎暉。如借上林之樹。設中樞於左城。布前席於東榮。司壺析其如聞。奉羹牆而易見。聖情少豫。儉德孔昭。堯觀華以匪康。禹卑宮而勿恤。竊惟支應內廷之役。宜有管司總局之員。觀察膺師帥之尊。攝監司之重。奔奏承乏。委它在公。句當慎選。夫尼堪承遞。端資乎諳達。壽膳御膳。大坦坦之攸司。朝班夕班。暇吾吾而悉辨。貂璫未備。則下吏趨風。雉扇常開。而外官向日。跽承明問。記十四見而猶稀。渥荷隆施。賜十七餐而未已。染毫素。篋俾分王者之香。揮翰朱牋。為錫天家之福。紀綸音之問答。自可成書。勞救使之往還。曾無虛月。敬陳蠶管。納下臣濟變之言。優賚衰蹠。給遠宦辨嚴之費。此東方滑稽之輩。未堪比其光榮。即南齋清秘之倫。抑且輸其矜寵者也。爰屈馳驅之暇。特資譔著之端。本宣德以抒情。亦感恩而紀遇。仰娥臺之儉樸。所見所聞。述似幄之焦勞。欲歌欲泣。碩屑胥

登之日錄。謳吟悉播為風謠。紀以七言。都為百首。宛披秀水舊聞之快。如讀江村退食之編。屬移節於茲方。謬索言於下走。曾烜濫竽赤縣。捧袂青門。當三輔之僑居。正六飛之臨涖。迂蹕車旄之側。祝釐桂栢之前。將引覲以循資。適言旋而謁假。鳩營巢其逾拙。驥伏櫪而自甘。辱惠瑤緘。獲觀錦製。較花蕊夫人之作。比擬非倫。景繡衣使者之尊。欽遲曷極。勉訓來愷。良切歎私。光緒壬寅四月。秦中屬吏南通州顧曾烜。

長安宮詞

行在內庭支應局督辦署陝西鳳邠鹽法道授江安糧儲道臣胡廷恭紀

鏡裏八流紫雲中雙闕擁黃圖漢唐王氣今銷歇又逐鑾輿作帝都

光緒庚子八月兩宮在太原下詔巡幸西安護撫臣端方奏明設局恭備供奉事宜飾南北兩院為行宮北院巡撫所居南院則總督行館也聖駕蒞止居于北院取其屋舍較多然

草草修葺僅蔽風雨而已

傍水千廬似客寮六飛停處雨飄蕭王公箇箇如楊柳泪眼愁眉過灞橋

聖駕于九月初四日幸西安午前到灞橋百官跪迎道周傳膳後入城是日微雨

南院高寒北院依御厨東設炭房西日中殿上呼寬達零落貂璫總不齊

行宮極狹隘膳房在東炭房在西內監惟御前供奉者在宮中餘俱在宮門外東街箭道謂之大坦坦兩宮大監數千人其奏事首領稱為寬兩達餘亦

各有品秩此次隨扈者不及百人在御前給事者數人而已

新立屏風對寢宮朱牋戩穀字當中聖人初試霜毫筆寶硯烘殘墨暈紅

皇上寢宮門外新立屏風上以朱箋親書戩穀二字黏于上時硯冰久汪命熾炭灸之委員湯志尹等侍于側

多難尤應惜寸陰卑宮菲食聖人心土圭五寸臺三尺但覺長安日易沈

寢宮無暑漏慈聖命于院東置小土臺上設木晷以測日景

不因苦諫伏青蒲。崩角都教內監扶。祇為月宮門戶小。團圓不便老臣趨。

兩宮初葺長安。在行宮二重殿東室。召見臣工。門作圓月式。垂棉布簾。王相國趨入。輒為門限所阻。仆於室內。趙尚書繼之。又顛。兩宮亟命內監扶起。次日即斷圓為方。

寬綽無礙矣。

聖壽都教罷御筵。每逢佳節泪潜然。從臣漫點梨園籍。更有何心奏管絃。

聖駕幸陝未久。即值皇太后萬壽。當事者欲選梨園樂部以進。兩聖聞之。嚴斥不許。嗣後每遇佳節。一切典禮筵宴。均先期降詔停止。

雨裏青螺路百盤。秦雲西望怯長安。三城才得蕪亭粥。信有人間行路難。

延拜西安知府之命。十一月初二日。謝恩。名對兩聖。為述七月二十一日出都情狀。及道上所遭泪隨聲下。延亦痛哭失聲。慈聖云。曩在宮廷。即聞譏緯。

有西幸長安之說。故出都後一言幸陝。心輒悸。之兩聖過懷來縣。始得進膳。三城懷來地名。

拾椽空山蘭足行。麻鞋謁帝不勝情。重勞天語詢兒女。知在長安望月明。

慈聖詢延出都月日。并問過宣大時家小曾否。受驚延詳陳。以對聖恩。高厚舉家感激涕零。

減稅蠲租卹曠災。興元重下詔書哀。二千石要知民隱。取汝曾為縣尹來。

兩聖深以秦中災荒為念。問延官山西時曾否從事賑撫。延奏山西壬辰年北路被災。曾隨護撫臣胡聘之。籌辦急賑。慈聖云。胡聘之為京師時。冰解繼。

輔賑務甚為盡心。諭延到任後。務以賑事為重。且云汝。歷官劇縣。必能周知民隱。所以特簡首郡者。正以此耳。

百萬哀鴻泣路歧。九重連日沛恩施。炊烟濃處朝曦上。正是城中飯熟時。

秦中苦飢遠近飢民聚于長安兩聖命于城闕增設粥廠二十餘所就食者日恒十數萬人苟非聖駕在此鄰省赴羅者多斷乎無此財力

朝來積雪壓柴門。鷄結爭趨祇樹園。共喜萬間開廣廈。寺名真合號慈恩。

慈聖又命撫臣于城闕勸設煖廠十餘所城外雁塔寺齋舍較多飢民就撫者倍于他廠

供奉何人進畫圖。行宮亦有憚清予。日長頻喚先生入。伏地閒談當說書。

雲南菱婦繆素筠以畫供奉慈甯久矣太后西幸隨駕至長安仍居宮中太后幾暇無事輒召入寢宮賜坐地上閒論今古內監皆稱為繆先生

藁礎遠隔雁門關。禁院深深鎖玉顏。不是內家有拘束。出門早化望夫山。

繆素筠有姪留滯北都姪婦年二十餘素筠隨駕至秦携以入宮居于太后寢宮東偏小室中終日不得出戶

繡函遠自故宮來。料得威姑恐泪開。獻襪正逢長至日。北風吹老一陽回。

十一月冬至前二日北京人至行在留京王大臣各有貢獻皆食物常品惟穆宗某妃遣人骨獻慈聖履襪數事為適用之物

栗烈何人耐歲寒。尚方猶自御絨冠。敝貂淺託紅絲結。多少從臣帶泪看。

長安諸工皆劣貂皮又遠莫能致皇上冬日猶御絨簷秋帽秦撫岑春煊請易貂簷親手捧出徧覓豐貂不得僅以敝貂幕之

鳳池春暖衍恩波。玉紐朱絲字不訛。竹契魚符遺制在。不愁少府費錢多。

慈聖防弊極嚴慮糧臺支應局或不免中人求取特召主者宮中支一錢一未必以米泥小印為信以故兩局月費不及萬金始終無求索之弊印文曰

鳳沼恩波慈聖所常佩者也

祀罷勾芒送卻冬。土牛濺濺鼓蓬蓬。小臣自捧新圖進。畫筆居然有戴嵩。

庚子十二月立春先一日迎春祀勾芒神因念都城是日應由順天府進春牛及春山寶座延守郡行京與順天無異特選畫工依欽天監頒式寫春牛

圖進呈而順天府亦寫圖由驛馳至同於是日呈進

半臂輕籠繡蟒衣。中官三五立金扉。聖人新御黃絨帽。長穗垂肩看賜緋。

除夕前數日名行在官員有內廷差使者各賜綢緞數端是日午後同詣前殿謝恩皇上御便服小冠冠頂綴紅絨結垂肩黃絲穗長尺有咫內監皆服蟒袍外罩青色半臂而以藍布裹頭如營兵

鏤玉堆槃菜甲鮮。咬春遺制至今傳。小臣不作承明夢也。傍堯廚撰御聯。

立春日宮中以大槃二各盛生蘿蔔二條鏤字為聯分呈兩宮謂之咬春廷應命撰二聯語內監有善鏤字者刻畫甚精此沿前明之遺制也

忽傳五福降中天。萸帶蓮裙拜殿前。天語溫和褒政美。臣心不二主恩偏。

十二月二十八日兩聖賜臣廷及內務府郎中增崇河南布政使端方署陝西布政使胡湘林按察使馮光遠署督糧道李紹芬御書福字各一方諸臣同詣前殿謝恩慈聖數目延瑞布政奏曰此西安知府胡廷較前清瘦首郡政繁勞委員湯志尹立門前司啟聞慈聖謂左右曰胡廷較前清瘦首郡政繁勞

苦可知也

門鎖金蟾夜漏長。中官吹燭倚迴廊。碧闌干畔施茵褥。直把珉階當玉牀。

兩聖寢宮窗外每夜有內監數人更番坐守卧者在階上陳茵褥焉

金貂簇簇紫茸翻。鷓鴣分行靜不喧。平日宮廷能造膝。朝班却在二重門。

辛丑元日百官詣行宮朝賀。皇上御前殿正坐。王公班在階上。樞臣及各部院秩一品者在階下。侍郎以下各官皆在二門外。延等平日供奉在寢宮階上。跪安。此日序班則遠在大門內。二門外矣。

奉宸久作禁臣看。幹辦勾當事幾端。宮監不分中外秩。傳宣猶自喚都官。

延守西安之日。即充行在內廷支應局提調。每日辰初入內。午初散值。日晡入內閣門散值。俄權糧道。蒙古充督辦。仍兼提調。如故聽差委員。湯志尹馬蔭梧舒鑒。陳官詔等八人。則朝夕在宮門應候。遇有傳辦之事。內監輒語委員曰。有旨傳爾堂官。胡廷來。蓋不知中外官秩之分。竟以堂司為長官。屬吏稱之通也。

亦有材官似虎羆。迎鑾為說出關時。播遷倍覺君王重。翼蔽方知聖母慈。

京師七月之變。兩聖乘車至沙河。岑春煊帥師迎之。遂隨扈以。西材官林泰清者。短小精悍。膂力過人。步行扈駕。跣步不離。潰兵亂民有來犯者。輒手刃之。日恒殺十數人。在長安行宮為延言。聖駕出居庸關時。匪黨四出。槍彈如雨。兩聖共乘一車。皇上在車內。慈聖坐于轅上。藏之。皇上固請易位。泰清亦跪請之。慈聖泣然曰。皇帝闕繫重何可使。臨鋒鏑予老矣。始無妨也。嗚呼。患難之際。慈孝益彰。泰清言至此。涕泗交下。鬚髯奮張。延輩聞之。幾于痛哭失聲矣。

八扇金扉向曉開。凌寒奉帚暨徘徊。當階仰見天顏樂。笑汝秋風折桂來。

聖駕初至宮門。委員陳官詔每晨入內視灑掃。一日慈聖見之。顧謂陳曰。汝何官。陳跪奏曰。臣大挑知縣也。慈聖震然曰。汝舉人耶。

獨駕柴車出建章。黃雲籠首望新疆。可憐十萬橫磨劍。祇賸臨歧淚兩行。

兩聖至長安後。譴責華禍諸臣。命下之日。延詣瀾公。英年趙舒翹行館宣詔。親率縱騎。連英趙二人入獄。次日復以官車遣瀾公。就道瀾公以宗室近支。得從議親之條。發遣新疆。

那有釐山畫采繒。帝城元夜冷如冰。中宵好是團圓月。滿照宮庭當試燈。

長安元夜燈火最盛。兩聖以年歲荒歉。宵旰憂勞。不許民間。放燈宮中。惟以紙糊數燈懸于門楣。十六夜後即命撤去。

蠡牕高敞試嚴妝。八扇門開透曉光。禁院無人花露濕。當階新爇一爐香。

太后寢宮每晨當院設案置爐燒藏。香一枝。太后妝罷傳膳香亦爐矣。

塵綫宮闈久被恩。何年重返苧蘿村。昨宵新作去還鄉夢。春水如雲綠到門。

慈聖在京召選浙中婦女能紡績工針繡者數人。納于宮中以教宮人。聖駕至秦隨者一人而已。

長養宮中似日禪。五年繞膝愛嬾媿。北風驟緊蘭芽折。內侍人人哭弄兒。

織婦挈一子居宮中。歷五齡矣。能言能笑。請安跪拜如儀。慈聖劇愛憐之。每膳投以果餌。必跪謝。然後食。冬月在行宮。驟感寒疾。一夕而夭。慈聖不憚者。

累日

半開鸞鏡淺勻妝。來往珉階姊妹行。問罷早安垂手立。數珠新染布衫香。

慶邸三女皆年少。居于行宮。極為儉樸。平日皆著布衣。其少者但施朱粉入寢宮。問安恒持香珠串長尺許。

莫唱迴波棹歌。風霜老卻鏡新磨。挑燈為說當年事。曾奉湘君走熱河。

內監有高四者年六十八矣自言昔隸宮中樂部為生脚旋改隸後宮給事庚申京師之變曹侍慈安皇太后幸熱河後復隸乾清宮每夕挑燈至直廬叩以舊事頗能道其始末又自言歷事三朝兩隨播遷衰病侵尋思歸至切回憶五十年前圓明園紅曜瑜上綠髻簪花不知是真是夢言次悽惋欲絕

無異上陽宮人說天寶遺事也

覽奏臨牕耐曉寒。鬢移日影上花闌。監奴長跪從臣立。彷彿儀鸞殿裏看。

兩聖農間覽奏章俱在寢宮窗下奏事太監呈摺訖即跪于案前延等有事入內輒立于牕外

徹饌頻聞步屨聲。挑燈夜夜繞廊行。重門聽下黃金鑰。倖直歸來恰二更。

慈聖晚膳後必在寢宮前後巡行一周然後闈門宮監謂之遠彎延等聞下筵鑰即歸休矣

出納絲綸仗老身。手擎黃匣往來頻。六曹三院諸司吏。都作奎章閣下人。

舊制內廷設內外奏事官外奏事以滿部員充之內奏事則太監也行宮無外奏事惟內奏事率太監一人遞摺宣旨往來兩宮間各部院司員領批摺者悉集前殿東室而軍機大臣內直廬亦假此室廷輩直內廷者俟樞臣去後亦憇息于茲辛丑夏間都中外奏事官始至行在

鏡鑷經旬整御容。侍香昨夜返金童。近臣逸樂天顏喜。不復殷勤覓雍工。

聖駕出巡十日一薙髮宮監執此役者均未從行屆日特命侍郎溥興覓工出入由侍郎帶領每請髮一次費工銀四兩辛酉西安半年後內監擅此藝者始自都來行在

草草穿成百八珠朝冠一樣伴珊瑚探囊幸有辛家料未必千金值一壺

扈從諸臣平日俱行裝惟萬壽元日著蟒龍補服瓜佳相國以數金買一朝珠兩聖見而問之相國具以實對君臣感喟之餘轉以為笑皇上言出宮時

竟未携有烟壺適相國囊中貯有二壺係自都携出者立以進御近辛辛家皮料壺價極昂都中豪貴爭購之有以千餘金買一壺者

魚貫何人永巷迎一星長傍月邊明臨牕夜夜呵鸞鏡畫燭高擎過五更

聖駕西巡後宮從者惟皇后瑾妃二人同居皇上寢宮後小屋三楹每晨皇上梳櫛皇后必親往侍奉

無人深夜抱衾稠那見新詩出御溝祇有垂髫三五輩簪花捧帔不知愁

兩宮侍女不及十人年皆在二十歲內月錢在前路糧臺支給謂之女子口分

慈甯儉德幾人傳夾布簾開踐破氈最是寢宮門扇小玻璃斷處綴連錢

兩宮力崇節儉宮中布地用極薄舊氈延等入內欲易以新者慈聖不許寢宮門榻玻璃破命以紅紙剪如錢式連綴黏之

翠鼎濃煎上藥宜太原回首下車時行宮日午鷓行散別遣中官召御醫

兩宮西巡以來雖極憂勞而聖躬甯豫慈聖小有違和在太原時巡撫薦縣丞葉嗣高請脉立和胃舒肝之方煎膏以進幸西安後大臣復薦知府吳觀

樂知縣徐本麟與太醫莊守和等于視朝後入內請脉以為常

月頭不費買花錢那要官家粥米田信是周南風俗好王姬先詠柏舟篇

慶邸有女三人隨駕至長安其一少寡宮中呼為元大奶奶葛帔練衣不施朱粉居于太后寢宮西偏

微聞戚里走香車。隔闥遙看內苑花。面藥口脂新賜與。拜恩曾不過三家。

王公福晉及外戚夫人隨扈者祇慶邸二側福晉及桂公夫人每逢令節頒賜入宮謝恩平日未嘗召入

局布無嫌吉貝麤。綾綾雖細亦模糊。江南進得千番錦。得似成都貢綵無。

湖北貢局織布疋數百束蘇州貢綢緞而無紗羅延等分購紗羅數十疋進呈兩宮夏衣始得無缺惟江甯織造增崇貴呈綢緞袍褂料數十箱以備賞需

不聞衛署報嚴更。那聽城頭警夜聲。祇有羽林兵四五。殿頭兀坐到天明。

行宮禁衛雖嚴夜無傳籌報更者兩重門內邏者各二十人皆岑撫部下甘軍殿上惟虎神營兵四五人秉燭守夜而已

滌琰傳盃早暮趨。玉階簇簇擁宮奴。有人昨夜新承寵。綴上冠頭一顆珠。

兩宮傳膳內監十數人來往傳遞杯盤極為嚴肅供此役者冠皆無珠蓋新進無秩者也間有供奉勤慎者超出儕輩冠始有珠矣

強扶愁病走天涯。回首并州泪旋揩。同伴相逢還絮語。來時曾薦八關齋。

兩聖在太原啟鑿時有內侍二人病不能從遂留于太原無何死其一冀甯道許法度為營棺殮寄觀蘭若作佛事三日其一帶病行間闕至于長安兩

聖以法度能恤旅客也頒江綢數卷賞之

行宮無地奏笙簧。頻遣中官賜筐篋。一樣被恩寬禮數。殿前惟拜左賢王。

聖駕在長安各直省貢方物無貴賤悉以分賚臣工從扈人多雖王公不能徧及而延與撫藩每賞必預一年之中先後得二十餘次思至渥矣故事凡內廷賞賚由奏事處頒發者必詣闕謝恩由中官頒發者往往諭免延與各官必賜宸翰殊珍方入內叩謝餘俱由中官頒到傳旨免其謝恩惟蒙古親

王那彦圖但被賞必詣殿跪拜蓋皆由奏事處頒賚也

天中誰復佩靈符。處處朱門綴艾蒲。惟有寢宮循舊俗。當楣倒貼紙胡盧。

端午日行宮內外門各綴蒲艾數莖兩聖寢宮門楣倒貼紅紙胡盧蓋北都舊俗也

雲牕高敞幕輕羅。奈此炎曦返照何。十丈竹簾新掛穩。珉階風細感微波。

慈聖寢宮階反長夏日光偏射殊苦炎熱特命製竹簾數掛垂于簷際

為想琳瑯夢石渠。小牕靛黠午晴初。坊間覓得新繙本。不遣陳農訪異書。

兩聖在行宮無書可觀時遣人在坊間購石印三通九朝聖訓御批通鑑輯覽淵鑑類函諸書當事者欲求善本以進竟不可得

曲榭層樓宛轉通。聖人居處百花濃。赭黃袍映朱闌立。正對終南第一峰。

行宮惟終南山巡撫畢沅筆也上于視朝之暇時往登眺悠然見南山

玉龍汨汨引泉源。水暖應知土脈溫。新種荷花三百本。小紅橋外綠雲翻。

終南山館池水久涸上命汲井水灌之新種芙蓉因水性溫暖不能開花惟翠葉翻翻而已

行宮無地築金龕。妙相空來麗跋藍。贏得從官三奉使。香林深處學和南。

西藏蒙古屢貢佛相至行在兩聖以宮中無地供奉先後命胡相林李紹芬及臣廷貴至省城卧龍寺設龕以祀

畫棚高揭紫繩拖。硬碱森森倚翠娥。日午忽驚花影暗。夜來新覺雨聲多。

行宮夏日搭蓋涼棚延與巡撫升允布政使李紹芬逐日入內帶正棚凡四處祇召見殿及太后皇上皇后寢宮耳

賜茶小憩曲房隈抵得金莖露幾杯鈴索無聲花院寂揭簾忽報聖人來

五月某日延與升巡撫李布政三人同入內帶匠時太后初起知延等早至特命在東院小房內憩息各賜茶一杯忽皇上揭簾入延三人亟長跪請安上勞問數語而出上蓋閒步

玉食何曾備萬方黃綈輕幕試羹湯大官選得雛盈握別有金錢出使房

聖駕在長安力崇節儉兩聖每月茶膳兩房所需不過三四千金大坦一廚房百餘人茶飯皆在此數每晨支應局進生菜悉依傳單購備雞三四隻猪肉十餘斤而已如膳房添進時鮮或多用雞肉則在內司房領價不得于支應局常供有所增益

幾日南薰滿漢宮御牀茵褥一重重桃笙象簟渾難得聊剪輕黃葛布蒙

長安四月已苦暍矣行宮卑隘尤甚兩聖寢宮及召見殿御牀茵褥仍用棉布慈聖召延入內諭買黃葛布蒙之秋後撤去仍可施設其節儉如此

日暮陳宮失應劉淮南雞犬亦荒陬翩翩鳳翥延鴻閣此是天潢第一流

近支王公隨扈者惟貝子溥倫每晨必至行宮貝子擬重清淑性尤好文宗室令器也行宮前殿西室為王公及禁衛武員直廬東室則軍機大臣及延等待詔處貝子喜近文士恒自西而東嘗見其所書小楷極似天瓶又見所作胡蝶詩四律亦清雋可誦貝子自號延鴻閣主人

日午槐陰轉玉除御妝移傍小方壺畫長人靜渾無事一瓊清茶一卷書

皇上寢宮搭蓋涼棚延與升巡撫李布政入內帶匠上避于東園小方壺內監捧書卷茶銚以隨小方壺者池上堂名巡撫畢沅所題也

覆益城頭報五更。四來堂上候雞鳴。宮奴雙舉黃羅織碧瓦。如波曉暈生。

皇上肝食宵衣。每日寅初必起盥櫛。後天猶未明。俟太后興。即入寢宮問安。同覽章奏。少選出御便殿。召見臣工。日以為常。不爽寸晷。所居東院北室。本

名四來堂。今改四喜。兩聖每出。凡遇晴雨。兩內監擎黃織蔭之。天陰則否。

不聽沖沖納凌陰。幽風古詠竟難憑。宮中新購青瓷甌。滿注寒泉當貯冰。

長安苦熱。倍京師。當事者欲求冰以進。遣人至南山深處求之。竟不可得。于是并巡撫購青瓷大缸二分。進兩宮。日注清泉以充冰桶。

長陵何處望松楸。湘瑟無聲泪暗流。說到華胥虹降日。人間天上一時愁。

六月初九日。延署陝西鳳郿監法道篆入內。謝恩。見前殿燒燭。蕪香。諸近侍屏息以待。頃間太后率皇。上出詣案前行禮。內侍皆匍伏。延在門外亦隨之。

以跪禮畢。兩聖行至門前。延始免冠。謝恩。見慈聖。猶在睫。出問近臣。始知是日為文宗顯皇帝誕辰也。

桐酒如泉不易求。大官乳酪費尋搜。木欄新樹長楸側。下直歸來學飯牛。

御膳房製乳酪。買牛最難。蓋秦中荒牛少。故也。數月之間。僅購得七八頭。聖駕將行。慈聖不忍棄之。特命西安府養養。弱株取給。公家府署於馬廐側。

樹木柵以養之。

隔廡施杖聽呼號。家法嚴防秦趙高。強項令逢驄馬使。鷄鶉冠入狴犴牢。

兩聖御內監極嚴。但有過犯。輒施鞭笞。六月中大坦。坦夜間有細民闌入。詭失衣物。數事大監郭姓。年十四。竟至朝房。詰長安知縣。責令捕賊。賂入詭

譙訶謾。詈極無狀。知縣白于巡撫。升允據以上聞。兩聖召升允問狀。立將郭太監斥革。鞭以千數。鞭訖。命發咸甯縣監禁。蓋惡其侮辱官吏也。按乾隆時

內廷太監首領專用秦趙高三姓以示警戒聖意至深遠矣見紀昀筆記

漢濱桂樹復園芳金粟如沙用斗量記得當時充貢品尚衣曾蓄隔年香

漢中丹桂最盛某家復園所產尤馥郁秋間初結蒞時即采擷之曝乾致於四方熏衣久而不散慈聖偶憶在京時曾有貢者與樞臣閒話及之適延新有所得聞之亟揀數兩敬呈仰蒙賞收

輒毅如波色正黃含風易惹御爐香近臣都賜雷州葛抵得絲袍蜀錦纈

廣東貢雷州葛質細而色黃兩聖以為佳特頒內廷行走諸臣延與撫藩皆得與焉

畫扇淋漓鳳藻翔朱泥寶篆耀奎章拜恩親入猗蘭殿捧出人間第一香

四月二十二日慈聖特召升巡撫李布政及延三人入內面賜御筆畫蘭摺扇各一柄背面題七絕五首延所得有願作人間第一香句南書房張尚書百熙筆也三人跪頌之各免冠叩頭謝恩聞慈聖親畫摺扇八柄四軍機外惟延等三人與賞蓋異數云

附張尚書題詩空谷無言孰見知何當披采到華枝深宮欲寫求賢意獨向瑤階寄睿思

薰蕕綴紫氣含芬妙繪新頌下五雲殿閣風微香不斷祇疑中有御爐薰謝覽才華竟體芳清時何用擬蕭梁幽姿不與羣花伍願作人間第一香鶴禁深深不染埃託根新喜得滋培風微複道輕香動簾外尚書進御來漢苑移來小草榮九重宸賞愜瓊英看花好向猗蘭殿玉輦春風入上京

輕點唇朱淡染眉飛花博子特相宜珠箴玉盞都蓋落聊遣中官購土瓷

皇后出都倉皇未携匱具蒞太原日始稍稍增置冬月在長安命官出購資合木篋以盛脂粉皆民間常用至粗之品

漢宮忽報柏梁災屬玉樓傾長草萊誰向北風問消息尚書新自故都來

吏部尚書敬信自北京至行在召對移時面奏儀鸞殿被焚及都中近事兩聖慘然不悅

金泥漉漉灑長街伏地爭傳少婦佳斜軀雲鬢紅暈頰漫擡纖手接銀牌

慈聖入長安時聽民間婦女瞻仰某家婦年二十許在宅門內鑿與條至少婦懾于尊嚴輒出跪門外太后見其補服知為命婦嘉其有禮命以銀牌賞之迴鑿時蹕路左右有老小廢疾跪送悉賞銀牌命桂公芬車等按名發給牌由前路糧臺先期鑄進

同州瓜與渭南桃日盼車聲過灞橋竹篔盛來冰枕薦深宮和泪試并刀

長安果品少無可進御惟同州瓜渭南桃較佳延與撫藩屆時各購數百枚以進兩聖轉增悽感再三慰勞并止後毋進呈慮費財力其實每貢一次不過費十數千錢而已

不撰青詞奏九天宮中日夜裊爐烟火雲如織輶車疾乞得龍湫太白泉

秦中久旱兩宮軫念災黎發帑撥漕恩詔疊下特于五月初吉命侍郎桂春詣太白山乞水水至供于宮中日夜禱祀不數日大雨霖農田霑足居然

轉款為豐

豐碑兀兀起山岡寶篆雙鈴御墨香祇有杜遷能市石撰文應讓蔡中郎

長安既降甘雨聖發帑千金修太白山神祠名翰林院撰碑文頌揚神功而以延董市石立碑之役

金頂黃絳鏤玉函。鸞輿新試啟朱簾。聖躬磐折慈顏喜。始信天家禮數嚴。

迎鑾有日上命將新製二轎并入內廷演試延興升巡撫李布政督夫舁入
皇上奉皇太后出命內監八人舉之皇太后先坐以為適乃命皇上坐試上
因太后立于地不敢輒坐太后笑謂曰汝畧坐無妨上乃作半跪式畧坐即
下一時融融洩洩太后之慈愛皇上之孝敬于茲可見矣是日各官蒙賞賚
差有

東西衛尉兩邊分。門裏材官萃若雲。禁旅新添程不識。鴉行忽有上將軍。

行宮大門內外二門內宿衛皆岑撫部下甘軍以全造林泰清馬福祥三人
分統之聖駕將行特命固原提督鄧增率所部隨扈鄧遂日至殿上與延輩
同進
退馬

黃卷新添翠墨輝。琳瑯滿篋載將歸。石經字愛開成好。不數江南蔣布衣。

兩聖知長安碑林多古刻命撫臣各拓一本呈覽拓本百餘種惟命將唐開
成石經精搨數十本車載以歸餘選閣帖數種而已鴻都興學之意于茲可
見按鑿輿出巡
行李謂之黃卷

金殿留身日正中。安危重論徙新功。退朝高敞蓬萊館。旌節花開一品紅。

陝西護撫臣端方當奉詔方張之際懷遵諭旨保護教堂最力偶有亂民蠢
動立真重典羽書下州縣責令謹守條約保教安民幕府草檄手腕脫雖
指摘交乘卒賴鎮定之力全境入安聖駕得以晏然臨幸者瑞方之力也兩
聖蒞止深獎其能擢任湖北巡撫旋加頭品頂戴尚書銜陸辭之日召對獎
勉時逾六刻之久瀕行復賚宸翰殊珍以寵異之陝撫所居南院因曾飾
為行宮非奉命不敢輒住岑端升三任均奉旨賞住者然祇由箭道出入正

清人說蒼一長安宮詞

門仍高
鑄如故

擾象馴屏事萬端又傳邊警到長安北門坐鎮須平仲扈駕何如守土難

二月中山西警謀至長安云洋兵將自直境來侵已踰晉境撫臣岑春煊立請召對而陳款守事宜而以艱巨自任兩聖深倚畀之雖不欲令離行在然晉邊事急非春煊莫辨即日下詔移鎮春煊銜命馳往撫卹被戕教民嚴勅釀禍官吏一面繕治邊備洋兵竟不犯邊秦晉安堵如故

五柞長楊何處求盆花點綴漢宮秋朱蕤翠葉耿相向偏愛臨階安石榴

慈聖寢宮最窄院中亦無花木局中月進盆花數種修詩皆不如法惟端方進石榴數盆老根蟠結如石慈聖愛之常臨階賞玩

牀牀屋漏萬家同生恐雨衣損漢宮將作有人新入匠報名聲在雨聲中

六月長安大雨延等恐行宮屋漏時帶匠入內補葺一日同新署西安府知府傅世煒在寢宮門外相視雨聖遽出因並跪請安慈聖不識世煒指問臣延曰彼何人也延未及對世煒即跪奏銜名慈聖復詳問籍貫任履世煒奏對如儀聖意甚為忻悅

輕揭珠簾敞畫屏寶光煜煜透疎櫺朱衣三寸慈甯筆玉女牕中現壽星

四月中命將寢宮窗格改糊冷布東西配殿三格格所居延等帶匠入時格格避於他所見壁上粘一小幅畫壽星小像純用硃筆鉤勒筆意超妙問之近侍云是慈聖御筆以賜格格者

尚食無多翠釜虛三河不復貢龍魚青苴昨自潼關入小店秋燈訪鱗胥

兩聖在行在膳房極為簡率又以生魚難求傳單不用此品八月聞有販活鱗自津門來者延于市店訪之購得八頭進呈奏晉棧陋有魚龍鴨鳳之

詔

世變都絲政教乖採時醫國正需才嘉謨已入宗臣告立盼鴻都太學開

七月二十二日延授江安糧儲道翌晨召見兩聖問救時之策延對以奉匪
之變皆由教化不行士夫不學所致今非廣興學校不可昨見江鄂督臣會
奏變法疏稿言學堂章程甚為詳盡請即下詔興辦以育人才慈聖諭曰汝
有建白可與政務處商之但有裨于時政子與皇帝無不虛衷采納立見施

行延退後樞臣繼入兩聖
即命下詔開大小學堂

又向宮廷論將才府兵曠騎盡凡材王朝號虎彬彬士都自膠庠肄業來

兩聖又問武備延言古昔文武不分學校羽籥詩書與射御並習泰西各國
兵士莫不自學堂中來今宜仿其制度開武備學堂以儲將才庶幾有勇知
方可備干城之選若今之緝練各營將弁皆不知書非疲
弱即曠悍斷不可用兩聖曰俞不數日降整頓武備之詔

豈有人人張釋之明光執戟聽輸覽從令別定停年格著意清源正本時

延又言捐納實官最有妨于新政勅亂吏治阻閣人才莫此為甚江鄂督臣
會奏疏內亦曾言之今欲整頓變法請即下詔永遠停止庶幾人人響學兩
聖深以為然立命樞臣擬旨遂于
二十八日降詔永遠停捐實官

斑髻婆娑進御勞開門輕拂鳳凰毛晴窗對整盤龍髻玉案鏗然落剪刀

慈聖寢宮有老婦二人侍奉皆自北都隨至者宮中呼為媽媽月錢在檯臺
支給延等一日入內時慈聖出御外殿聽政見二婦在牕整理髻子飛梳拋

雙意甚整暇寢宮風門
幔上并畫鳳凰一隻

清人說

卷一

長安宮詞

九

寶髻雙分尺半長。佩環搖曳出昭陽。平時不著雲霞帔。祇罩攢花繡衲襦。

皇后晨詣慈聖寢宮問安恒立于殿後拱候平日但梳平髻御便服長袍外罩繡花半臂

今年八駿東歸日。去歲六龍西幸時。聖主還京天下樂。老臣謀國幾人知。

兩聖以庚子七月出都以辛丑八月迴鑾歲適一周三秦父老國樂聖駕久居臣工亦意見不一有請就長安建陪都者有請遷襄陽開封者兩聖矜懷

宗社日思還都而危言囁陳亦有聖慮惟樞臣瓜佳相國力排羣議堅請迴鑾并乞先期降詔以靖人心故降詔之後款局大定中外歡忻

豹節鸞旂滿近郊。安排車駕過函嶠。前驅莫漫愁風雨。行幄新添蒙古包。

聖駕將行有人進蒙古包十餘座製如行帳以布為之有窗有門可容十許人做之一馬可馱至為輕便兩宮命在行宮東院張之親臨驗視

石銚甄鑪聽煮茶。行厨惟恐食單奢。鴛漿麟脯都無用。祇載城西水一車。

延七月杪奉命勘視東路行宮蹕路慈聖諭飭各州縣官不得妄事供張一切務從儉約早晚兩膳仍依傳單備進由膳房烹飪惟去秋西幸沿途井水

味劣此一次命汲本地山泉以供御若臨潼無山泉特自長安載西關井水一車足一日之用渭南以下皆有山泉不復用西關水矣

荒園白日走氍毹。狹徑難停頓使車。誰信六龍能駐蹕。叢篁深處置行厨。

東路五州縣行宮皆極簡陋僅蔽風雨華陰火營假道旁李氏廢園尤為草率延覆命時面陳此園淤隘狀慈聖喟然曰火營但有一室傳膳足矣予上

年在直隸道中求如此園尚不可得而奚歡歡耶按唐書天子巡幸食宿處謂之頓元宗西巡特召御史大夫魏方進為置頓使

緇流望幸付空談。薦福慈恩久不堪。祇有黃楊雷雨露。片時恩降八仙菴。

長安漢唐古蹟久湮如藍名園百無一存存者亦不堪臨覽縉流羽士雖人望幸而聖駕不肯輕出惟啟鑾時道經東城八仙菴兩聖從內務府大臣繼祿之請暫憩片刻而去菴較他廟畧淨院植黃楊二株蟠鬱蒼秀數百年物也

銀絹特頒殷令名黃羅雲榜一朝成琳宮紺宇都生色更遣昆盧鼓吹迎

鑾輿將啟行秦中祠宇悉頒扁額共四十餘所是時南齋供奉惟尚書陸潤庠一人奉召一日畢書上以銀絹賚之

莫上蓮花玉女峰天梯如綫路才通一言又使山靈怨不得開雲迓六龍

兩聖因來時未登華山深以為歎此次迴鑾擬登山遊幸樞臣不知險夷未敢諫阻適延奉使東路回覆命之日面奏華山險巖偏仄狀兩聖為之動容

遊幸之意始輟致華山志載仁皇帝西巡過此本欲登山為風雨所阻山靈何不幸也然山險特甚實非宸遊所宜次日延進華山志一部

繡嶺雲開駐綵旃行厨日午斷炊煙去時饑渴來時飽信是温涼兩樣泉

迴鑾前一月東路五州縣各發帑金萬數千有差行宮驛路及隨扈王公大臣供張悉取給于公不以累縣官臨潼一尖兩宿領帑較多去年聖駕經此

知縣舒紹祥倉卒供應極為整齊從官亦皆果腹本年八月二十四日聖駕還駐華清宮翌日駐蹕零口署知縣夏良材竟不為從官設食王公以下莫

不枵腹以致人人怨怒巡撫升允劾之兩聖不欲以供張之故重譴州縣加恩交吏部議處良材藉口于兵丁攫食其實署內僅設一厨即無攫奪之事

亦斷不足供千人之食也驪山温泉別有一源極寒浴之已疾

前旌不用載飛鳶雨裏何妨降玉泉此是唐虞巡狩地明堂高對華峰顛

聖駕過華陰駐蹕二日華山下玉泉院縣官畧加修飾以備宸遊雨聖于召見臣工後親往臨覽是日微雨大臣騎馬秉蓋以從院距縣城八里對院道

觀志稱即古時明
堂地正對三峰

賜金增秩劇懷慚別主情懷益不堪魂夢依然隨鳳節祇餘身向大江南

聖駕九月初五日駐潼關延仰蒙召見諭以職守為重宜赴新任不必隨扈

遠行延以供奉日久受恩至深叩別天顏無任依戀奏對哽咽不能成聲兩

聖亦淒然復再三溫言諭勉延益不禁涕泣是日蒙恩賞黃金四十兩以為

之官路費初賞銀千兩慈聖恐取携不便改賞黃金天恩厚渥如此宜何如

感激圖報也次日同地方官在關外跪送并叩頭謝恩仰望天顏誰不悽愴

嗟乎河梁送別今古銷魂况君臣之際乎况供奉最久受恩至重之小臣乎

臣延蒙賞珍物敬紀于後
庚子十二月十七日賞大卷袍料二件江網袍褂料四件十九日賞海參

荔枝建蓮子鮫魚笋乾鰻魚珍珠菜藏菜乾魚肚宣威火腿四
荔枝二十日賞黃羊一隻二十三日賞海參鰻魚鮮荔枝奶子各二筒

條二十日賞黃羊一隻二十三日賞海參鰻魚鮮荔枝奶子各二筒
糟魚三罌蝦子魚五包香片茶葉一箱鮮荔枝四筒奶子二

筒新會橙一篋黃牛半隻二十八日賞御書福字一方辛丑正月十二
日賞橘子橙子冬笋各一包板鴨風雞各二隻十三日賞湯元五十二

枚二月初一日賞新會橙一桶二十三賞內製太乙紫金錠靈應痧藥
萬應錠平安丹藿香正氣丸香薰丸金衣祛暑丸六合定中

丸清溫解暑丸各一匣三月初一日賞鄂鑄銀元三十枚十八日賞粳米
五斗十九日賞魚翅開烏魚肚鰻魚各一匣鹿筋四條四月十八日賞雷

日賞御筆畫蘭摺扇一柄十九日賞黃葛布二疋五月各一隻四月十日賞雷
州葛布袍料一件二十五日賞黃葛布二疋五月各一隻四月十日賞雷

件初六日賞大卷緞袍料二件江網袍褂料二件初七日賞花吉紗袍料一
月初六日賞普洱茶一合九月月初五日賞黃金四十兩

枝一筐八月初八日賞大卷緞袍料二件初五日賞黃金四十兩
二件一筐八月初八日賞大卷緞袍料二件初五日賞黃金四十兩

不待中官頻致辭。九重慈孝盡人知。新聲若比香山樂。此是元和聖德詩。

延供奉行在內廷將及一年宮中纖悉之事莫不周知故所述聖德悉是實事昔王建作宮詞全得自傳聞故有不是中官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之句

題詞

樊增祥

南國徐陵最有詞。玉臺篇詠幾人知。曼珠末運耽新學。獨愛延陵掌故詩。

嘆鳳嗟麟一喟然。國風亡熄寶書傳。高吟十二朝中事。左史毛詩合一編。

王仲初實

宮詞聖手有謂不及花蕊者殆強作解事耳

太史謙謙託馬牛。風人下筆自溫柔。絕勝明季張蒼水。苦把微詞詆建州。

易順鼎

班管新來費幾叢。仲初花蕊欲爭工。故都遺老張孤雁。雜事詩家厲太鴻。藜火青餘天祿閣。土花碧徧未央宮。玉堂父子金鑿客。淚滴秋鐙一穗紅。

清宮詞

錢塘九鐘主人撰

峨峨長白映無垠。朱果祥徵佛庫倫。集慶星源三百載。覺羅禪亦衍雲初。

滿洲發祥之始。肇自佛庫倫。浴於長白山下之布爾湖。里有神鵲銜朱果。置其衣中。吞之而生子。名布庫倫雍順。是為愛新覺羅氏。及入關定鼎。凡顯祖以下之本支。皆為宗室。顯祖之伯叔兄弟各支子孫。皆為覺羅。凡皇子皇女及近支所生子女。每歲終。由宗人府記之於表。名曰星源集慶。次年正月。交入大內。每遇丁年。纂修玉牒。一次其私生子。則不入屬籍。賜姓氏曰覺羅禪。星火援師救女孫。蟲沙莽莽愴招魂。他年大恨終當雪。古勒城邊戰壘存。

尼堪外蘭居蘇克蘇。許河部圖倫城。陰構明甯遠伯李成梁。遣將攻殺沙濟城主阿亥章京。復合兵攻古勒城。城主阿太章京之妻為禮敦巴圖魯之女。景祖恐女孫被陷。偕顯祖往救之。阿太不令其妻出城。尼堪外蘭以計誘殺阿太。二祖均遇害。成梁屠城中人。其後太祖以七大恨誓師伐明。蓋以景祖顯祖為成梁所戮也。

九疊四鳳禮尊崇。驕侈宜懲漢晉風。八角殿中遺訓在。天姬首重德言功。

天命八年太祖御八角殿訓諸公主以婦道。毋陵侮其夫。恣意驕縱違者罪之。

華風纖巧束雙纏。妙舞爭誇貼地蓮。何似珠宮垂屬禁。防微早在入關年。

順治初年孝莊皇后諭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此旨舊懸於神武門內。

七載金滕奉至尊。宮闈秘史那堪論。名姝來自句驪道。素旆淒涼喀喇屯。

睿忠親王娶高麗女二人。以出獵喀喇河屯中途病卒。

雙成明靚影徘徊。玉作屏風壁作臺。薤露彫殘千里草。清涼山上六龍來。

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相傳詠世祖。端敬皇后董鄂氏事。廉親王允禩子著。

目下舊見載世祖七絕一首。知遼荒之說非無因也。詩云我本西方一衲子。黃袍換却紫袈裟。

吳娃中歲譜離鸞。朱郎金尊進合歡。盛鬢豐容於絕世。過虛一志未叢殘。

過虛志一書。記豫通親王娶崑山黃氏婦劉三秀事。具詳始末。

秋獮行圍重木蘭。柳條邊外地平寬。永安莽喀嘉名錫。博得高年大母歡。

木蘭秋獮之制。昉自康熙。所以習武事。綏遠人也。行圍之地為喀爾沁。教漢。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海寧陳氏有安瀾園。高宗南巡時，駐蹕園中，流連最久。乾隆中嘗議復古衣冠制，不果行。

鐵牌請到自邯鄲。齋醮連旬，詔設壇步禱深宮。家法在，木郎詞付近臣看。

乾隆間，京師大旱，孝聖皇后於御園龍神祠內步行親往禱雨，旋即渥沛甘霖。宮中禱雨之文，謂之木郎詞，凡三十餘句，以三四五七言為句，類漢時郊祀樂章。孝欽皇后曾以示軍機大臣。

便宜發粟為揚仁。嚴嫗何期白簡陳。鳳帽暫停溫詔下，中官宣進太夫人。

高宗奉孝聖皇后南巡，行至山東境濟寧州知州顏希深以事他出，適地方急賑，其母夫人何氏即發倉粟予之。巡撫某以違制嚴劾，孝聖以其母為賢，不加處分。召見何氏於舟次，賜以扁額，褒徽備至。會濟南府出缺，即蒙超擢，不數年洊至河南巡撫。

拖牀碾出閱冰嬉。走隊橐弓五色旗。黃幄居中奉慈輦，罽幃貂座日舒遲。

每歲十二月於西苑三海閱冰嬉，所以習武行賞。御前侍衛率八旗兵隊奔馳迅疾如飛，張弓挾矢分樹五色旗，以為次第。乾隆間，高宗歲奉孝聖皇后

閱視三海中。冬令乘坐冰牀。亦謂之拖牀。上用者以黃緞為幄。如轎式。然以八人推挽之。屬幃貂座。見高宗御製冰牀聯句詩。

昆明湖水漾秋清。鷓鴣鷓鴣浴晚晴。水獵罷時簫管進。珍筵紛錯啟慈寧。
淀園舊有水園。其後停罷而水亦涸。總督高斌復濬之。乾隆甲戌。高宗嘗奉孝聖皇后觀水獵於昆明湖。嘉道以遠。不復踵行矣。

九老香山禮數殊。瑤華妙筆手親摹。臚徽八豔重開宴。畫苑能成第二圖。

乾隆辛巳。孝聖皇后七旬萬壽。賜三班九老宴於香山。在朝王大臣九人。武職九人。致仕諸臣九人。有香山九老圖。為貝子弘旰所繪。迨孝聖八旬萬壽。亦於香山宴之。一為文職九老。一為武職九老。一為致仕九老。仍分三班。命

畫苑文啟蒙作圖。

寧壽宮中萬象春。金川鏡吹凱歌新。慈顏時移天顏喜。抱見傳來卅六人。

乾隆丙申。平定兩金川。孝聖皇后御寧壽宮。高宗侍膳。賜將軍阿桂豐昇額等功績最著者三十六人。宴於階下。為歷來未有之盛典。凡兵事奏凱。召見有功之臣。行抱見禮。亦國俗也。

瑤星坤極萬祥光。宮訓圖成十二章。歲歲春朝重展視。雲縑深護學詩堂。

乾隆間繪歷代后妃之有德者為宮訓圖。凡十二幀。曰燕姑夢蘭。徐妃直諫。許后奉案。曹后重農。樊姬諫獵。馬后練衣。西陵教蠶。姜后脫簪。太妃誨子。婕妤當熊。每歲終張於東西六宮。平日收藏於景陽宮後之學詩堂。見宮史聯句詩註。僅載十圖之目。餘二圖闕。

星竇蒼龍失國儲。巫陽忽又召倉舒。長秋從此傷蓋落。雲黯纖阿返桂輿。康熙以後既不立儲。高宗以皇次子永璉為孝賢皇后所生。持書名封於正大光明扁中。未幾薨。謚曰端慧太子。復以皇七子永琮亦為嫡出。隱有書名之意。而永琮又薨。孝賢傷悼過甚。不數年崩。

列戟通侯十四人。外家恩澤古無倫。君王親誅河洲德。檢點禕笄倍愴神。

孝賢皇后事孝聖皇后。最得歡心。高宗稱其淑德為古今之賢后。故待遇后族貴寵無比。先後膺五等封爵者。富察氏凡十四人。孝賢崩後。御祭文字。哀婉沈摯。見於嘯亭雜錄。凡平日所御奩具衣物。不令撤去。照常陳設。聖心眷注。亦古今所罕見也。

長樂宏開餞歲筵。駢詞吉語燦珠聯。一堂五世空前禩。此是乾隆極盛年。
乾隆間皇六子永瑤繪歲朝圖。進呈孝聖皇后。高宗御題。有永綿奕載奉慈
娛之句。其後命取永綿奕載四字。為近支宗室命名行派。然未有明諭也。甲
辰親見皇長子定安親王生曾孫載錫。是為皇元孫五世一堂。因於雍和宮
後室及大內景福宮避暑山莊皆書揭五代五福堂額。誠古今帝王中所僅
見者。道光丁亥。欽定續擬溥毓恒啟四字。其時溥字輩已命名奉字。皆令改
之。咸豐丁巳。又欽定續擬燾闈增祺四字。均見諭旨。

鬢雲截去獨含顰。不學文昭望孟津。祔廟但虛椒屋禮。生前依舊儂中宸。

高宗繼后那拉氏。隨侍孝聖皇后南巡。忽自剪髮。失其常度。中途送還京師。
滿洲舊族最忌剪髮。高宗諭旨。謂本應廢立。以其繼位中宮。故優容之。越數
年薨逝。命以皇貴妃禮治喪。不得祔廟。其時有滿員上疏力爭。謂宜用后禮。
留中不發。迨嘉慶四年。高宗上仙。始將此摺封固。交內閣收貯。至今尚存。或
謂廢后在杭州為尼者。誤也。

漢姓難同色目儕。當年卻特制誠乖。東朝未下通婚詔。聖母曾聞氏魏佳。

滿漢向無通婚之例。至光緒季年。孝欽皇后始詔令滿漢聯婚。然聖祖妃嬪已。有年氏。王佳氏。陳佳氏。仁宗生母孝儀皇后為魏佳氏。皆漢人而投旗者。故稱為某佳氏。佳者家之叶音也。視元時尊重色目。輕視漢人者。固有異矣。家人燕見重椒房。龍種無端降下方。丹闈幾曾封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

福康安孝賢皇后之胞姪。傳恒之子也。以功封忠銳嘉勇貝子。贈郡王銜。二百餘年所僅見。滿洲語謂后族為丹闈。

雛鬟生長大宛西。鈿合無情寶劍攜。帝子不來花已落。紅顏黃土王鈞迷。回部某王之女。事見王壬父湘綺樓文集所撰傳。

秦簫仙館倚雲霞。玉水縈紆賜主家。獨有沁園今闕寂。馬神廟外馬櫻花。

仁宗四女莊靜公主下嫁土默特貝子瑪尼巴達拉。賜第在德勝門內東蔣家房。與成哲親王第均賜用玉泉山水。引入邸中。城中諸邸皆無此也。今其後人貝子棍布札布尚居之。高宗四女和嘉公主額駙福隆安故第。在後門內馬神廟。今已改為大學堂。

定昆池沼舊山莊。複道逶迤繚粉牆。尊養兩朝崇聖孝。含暉西爽並滄桑。

含暉園在圓明園之東。有復道相屬。仁宗三女莊敬公主薨降時。賜居於此。公主薨逝。額駙索特那木多爾濟照例繳進。又以成哲親王寓園西夾村。均併入綺春園中。道光時。宣宗尊養孝和皇后於綺春園。中文宗初元。亦奉孝靜皇后居此。問安視膳。一如道光間禮。蓋文宗幼時失母。為孝靜所撫育。故即位後。孝靜由康慈皇貴太妃尊為太后也。咸豐庚申。淀園之災。綺春亦同歸煨燼矣。

蕙質蘭心。並世無雙。髻曾記住姑蘇譜。成六合同春字。絕勝璇璣織錦圖。

孝全皇后為承恩公頤齡之女。幼時隨宦至蘇州。明慧冠時。曾仿世俗所謂乞巧板者。斲木片若干方。排成六合同春四字。以為宮中新年玩具。咸豐初。京外有仿其遺製者。

如意多因少。小憐螳杯鴆毒兆當筵。溫成貴寵傷盤水。天語親褒有孝全。

孝全皇后由皇貴妃攝六宮事。旋正中宮。數年暴崩。事多隱秘。其時孝和皇后尚在家法森嚴。宣宗亦不敢違命也。故特諡之曰全。宣宗既痛孝全之逝。遂不立他妃嬪之子。而立文宗。以其為孝全所出。且於諸子中年齒較長。

捧硯調朱玉漏遲。御前裂帛太憨癡。才人一別披香殿。明月羊車繫夢思。
宣宗勤於政事。披覽章奏。常至夜分。某日有寵姬取而裂之。翌晨遣出。亦不
加以他罪。

中使傳宣急召蝦。乾清宮畔月籠紗。龍顏一怒蛾眉死。御劍封還帶血花。
道光中。某夜。宣宗在乾清宮。盛怒。厲聲呵斥。立召值班侍衛王某入宮門。授
以寶刀。令一宮監帶至某宮第幾室。於牀上取一宮眷首覆命。不知其為何
事也。王某黃巖人。曾為其從孫。歿甫太常言之。滿洲語謂侍衛曰蝦。

太平湖畔啟朱門。分府時承同輩恩。表淑含和資母訓。宮中蘭膳體常尊。
醇賢親王母琳。皇貴太妃烏雅氏。性賢明。文宗即位。王分府於太平湖畔。太
妃例應歸府。文宗甚尊敬之。故仍居宮中。

纖步金蓮上釦蹀。四春顏色鬪芳時。圓明劫後宮人在。頭白誰吟湘綺詞。

咸豐間圓明園各宮。有牡丹春海棠春諸名。謂之四春。皆以居嬪御者。見王
壬父相綺樓詩集圓明園詞。

女伴三旂結隊偕。繡襦錦襖映宮槐。褊牙已命南征將。選秀仍聞摺綠牌。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鐵牌深鑿未曾刻。矯詔俄聞遣內宮。祖訓煌煌齊典寶。聖明中外仰慈安。

國初鑿於前明瑞福世祖時特鑄鐵牌諭十三衙門立於神武門內所以防微杜漸者垂訓綦嚴同治己巳有藍翎大監安得海者偽稱奉命至蘇州採辦珍珠自天津乘船南下行至山東驕縱不法道路震駭巡撫丁寶楨派員挈獲至省具奏請旨孝貞皇后平日於用人行政悉委之孝欽皇后不輒發言獨於此案力持大體謂宜遵守祖訓就地正法不可輕縱一時中外交相稱頌得海既伏誅寶楨令陳尸三日其隨從太監蘇拉鑣手均斬絞發黑龍

江如律

納蘭一部首殲誅婚媾仇讐筮脫弧二百年來成倚伏兩朝妃后姪從姑入關以前太宗先聘尼堪外蘭之女而葉赫納蘭部爭娶之太宗遂征服尼堪外蘭復討葉赫納蘭滅其部落納蘭之後以部落為姓即那拉氏孝欽皇后其後裔也

寶鑑編成號治平宣仁初政致清明尚書圖說曾欽定更選儒臣值通英

同治初孝貞皇后孝欽皇后垂簾聽政命南書房翰林錄孫嘉淦三習一弊

疏進呈備覽。既又命南書房上書房諸臣取歷代帝王治術足資法鑑者彙纂成書進呈。名曰治平寶鑑。光緒癸卯甲辰間命南書房翰林撰書經圖說排日呈覽。書成頒行。丁未久文派儒臣七人輪班進講。孝欽及德宗每日辦事後聽講於勤政殿。庫箋滑笏磨窠書。龍虎盤挈勢卷舒。朝罷熏修惟禮佛。大圓寶鏡映雕疏。孝欽皇后喜作大字。用大餘之庫臘箋。書龍虎松鶴等字。每歲多至數百幅。宮中及西苑頤和園均喜以大圓寶鏡四字為扁額。

大雅齋中寫折枝丹青鉤勒仿筌熙江南供奉雖承旨不及滇南女畫師。內廷如意館畫工皆蘇州人。光緒間昆明繆素筠女史嘉惠工畫花卉。承直二十餘年。每當拈毫染翰。孝欽皇后並坐指示之。眷遇始終不衰。大雅齋。孝欽自署齋名也。

開國科名幾狀頭。璇閨女誠近無儔。昭陽從古誰身殉。彤史應居第一流。

國初滿漢分榜。取士順治壬辰科。滿狀元為麻勒吉。乙未科亦分兩榜。其後滿漢同榜。惟同治乙丑科。崇文忠以一甲第一名及第。孝哲皇后稟承家訓。母儀懋著。當未受冊封之時。已有明德和熹之令譽矣。

寢園新屢妙高峯。鋸斧摧殘馬鬣封。銀杏半枯松柏老。宵深風雨泣潛龍。

醇賢親王園寢在妙高峯。峯巔巨樹可數人合抱。某年孝欽皇后命人斲之。根深數丈。有巨蛇數十盤互其下。

姊妣原從姊妹行。遙源葉赫啟靈長。宮庭每敘家人禮。八座安輿賜杏黃。

醇賢親王福晉。為承恩公惠徵之女。孝欽皇后之胞妹。光緒間曾奉懿旨。賜坐杏黃轎。福晉秉性謙冲。每至內廷。仍不敢用也。

求郎不徇館陶情。湯沐頻頒視所生。異數今同長公主。連雲甲第峙東城。

榮壽公主。為恭忠親王之女。文宗以其聰慧軼羣。屢欲撫為己女。同治初元。奉孝貞皇后孝欽皇后懿旨。封為固倫公主。恩遇甚渥。額駙志端早卒。子麟光。以先代世職襲公爵。屢求要差。孝欽以其年少。終不予也。公主府在安定門大街大佛寺後身。

桑園深鎖綠陰酣。油蓋安車重祀蠶。召取吳興村婦至。綺華館內染雲藍。

桑園門在金鼈王竦橋之北。門南響與蕉園門相對。每歲三月吉巳皇后於園內親祀先蠶西陵氏之神。妃嬪二人。公主福晉命婦七人。隨從采桑。皇后

有事或遣妃恭代。光緒間孝欽皇后命浙江巡撫選湖州蠶婦數人入京教習飼蠶之法。設立綺華館招募機匠繅絲織綢。

龐眉入夢是何緣。遠我江山一悽然。後夜相逢人似舊。驢兒年改馬兒年。

德宗於甲午前屢於夢中見一老人曰汝幾時還我舊物。德宗無以應。他日奏聞孝欽皇后。孝欽曰如再夢見告以驢兒年還爾。旋又夢見此老。倉卒之間則誤曰我於馬兒年還爾。比寤猶能記憶。復以聞於孝欽云。

別殿排雲進壽觥。慈懷日夕軫邊情。諸州點景皆停罷。饋饌頻聞發大盈。

甲午冬孝欽皇后六旬萬壽。各省疆吏派員祝嘏。自頤和園至西苑。沿途分段點景。會中東戰事方亟。廷臣文章諫諍。乃命停止點景。僅於園內排雲殿受賀。頒發內帑。以犒前敵將士。

千步廊前竦碧岑。佛香閣畔恣登臨。長衣窄地盤旋上。親挽復輿有福金。

孝欽皇后在頤和園。每日必登佛香閣游覽。閣在萬壽山之巔。俯臨排雲殿。矗立雲表。松槐夾峙。千步廊由玉瀾堂樂壽堂迤邐而西。達殿門外。為光緒間所新創。非當日園中之舊。廢端郡王載漪之福晉。為阿拉善王之女。雅善

詞令能侑孝欽之意旨。日侍左右。親為扶輿。廢大阿哥溥儀之入嗣也。福晉之力為多。福金即福晉。

列肆分廛。廁禁林。圍城翠栝。陰蕭慘。步行親詣承光殿。為識閭閻疾苦心。

孝欽皇后居西苑時。命宮監於北海承光殿側。設列市肆。羅陳百貨。親往問價。以考鏡商賈之情。圍城亦稱圍殿。即遠時梳妝樓舊址。其旁有白皮松數株。八百年前遺植也。

宮車曉出鳳城隈。豆粥蕪羹往事哀。玉鏡牙篔渾忘却。慈幃今夜駐懷來。

聯軍入京之日。孝欽皇后晨起聞警。尚未盥漱。以綠綢襟首就道。德宗終日飢餓。行至貫石。僅食冷綠豆粥一盃。以簸箕為枕。卧土坑上。翌日抵懷來。知縣吳永迎入署中。孝欽居吳永妻之卧室。始取其奩具梳洗焉。

九月蒲津官渡寒。翠旂夾道萬民歡。冰梨火柿家家獻。手賜銀牌帶笑看。

庚子九月。兩宮由蒲津渡河。入潼關陝境。婦孺跪迎道左。咸捧果物上獻。孝欽皇后於輿中手取一二。親以銀牌賜之。

芬敷歐碧八仙庵。移貯銅瓶景泰藍。一御金根瞻佛座。華鬘雲影護經龕。

長安城外八仙庵。唐興慶宮故址也。孝欽皇后親往禮佛。庵內牡丹最盛。綠者尤佳。宮監時以折枝插行宮膽瓶中。

太白參天靈氣鍾。宮碑麗藻啓層峯。差同玉簡投龍璧。不似金輪詠石淙。長安苦旱。孝欽皇后命大臣禱雨。太白山果獲甘霖。御製申謝之文。泐石山巔。碑首全題皇太后徽號。蓋前代碑文無此例也。

甘泉烽燧逼嚴城。禁掖傳籌夜不驚。承直膳房依例進。寒衣紉就寄西京。聯軍入都城。宮內先朝主位尚有棋。皇貴太妃諸人禁門以內。不敢驚擾。每日照例進膳。主位等手製棉衣。令太監資至。行在進呈。孝欽皇后。

春蒐駐蹕晾鷹臺。慈馭當年兩度來。百載重修巡幸典。收京樂府唱鑿回。

南苑在京師之南。為元時南海子故址。亦名飛放泊。乾隆以後。謁陵回蹕。輒於此行春蒐之典。晾鷹臺在苑之迤南。蒐畢。命虎鎗營人員殪虎於此。乾隆時。孝聖皇后道光時。孝和皇后。皆嘗一幸南苑。光緒辛丑冬。德宗奉孝欽皇后回鑾。壬寅癸卯。謁東西陵。均至南苑駐蹕數日。惟春蒐之典。曠廢已久。不克舉行矣。

朱丹繡罽大秦妝。鯁壑人來海宴堂。高坐璇宮親賜燕。寫真更召克姑娘。
戊戌以後。各國使臣眷屬。每以歲時入覲。厚加宴賚。辛丑回鑾。以舊時瀛
秀門內儀鸞殿址。改建海宴堂。專為接見外臣之地。甲辰春。孝欽皇后召西
女士繪御容。宮中呼為克姑娘。

翔鸞飛艦掉湖波。天上嬉娛樂事多。不愛內家妝束貴。居然雨笠與煙蓑。
孝欽皇后於頤和園。率后妃乘小艇。照像用漁家服。

幽風堂外駐虹旂。自在莊前闢綠疇。親御麟毫題賜額。至尊侍坐暢觀樓。
西直門外三貝子花園。改為農事試驗場。德宗奉孝欽皇后親往閱視。以場
中高樓為傳膳之所。孝欽命之曰暢觀樓。其餘自在莊幽風堂諸額。皆御題
也。

別開博局恣清娛。尺幅羣仙慶壽圖。傳記旁徵翻舊譜。拜恩得似近臣無。
乾隆間。高宗曾取列仙傳人物。繪羣仙慶壽圖。用骰子擲之。以為新年玩具。
孝欽皇后晚年。重加增訂。復繪新圖。頒賞內廷臣工。並以銀盆牙骰為賜。
義髻盤雲兩道齊。珠光釵影護螭蟻。城中何止高於尺。又子平分燕尾低。

宮中梳髻平分兩把謂之叉子頭。垂於後者謂之燕尾。孝欽皇后時製成新式。較往時之髻尤高。滿州婦女咸效之。

玉座珠簾五十春。臨朝三度抱冲人。扶牀一見雛孫拜。定省儀鸞僅隔晨。

戊申十月十九日。迎醇親王載灃之子入宮。孝欽皇后已病篤。尚能召至牀前。明日德宗升遐。樞臣草遺詔。孝欽扶病披閱。又明日。孝欽上仙。相去僅二日耳。

懶夢山人冰雪姿。婕妤寵幸冠當時。焚香繡佛應多暇。自繪林巒綴小詩。穆宗之瑜皇貴妃。能畫山水墨筆作蘭。自題小詩。署款曰懶夢山人。

豈有諸兄筆硯供。翻從草聖學鸞龍。延春閣上澄心紙。釵股分明染墨濃。隆裕太后承恩公桂祥之女。桂祥父子未嘗學問。隆裕侍孝欽皇后久。喜學草書。宣統初元時。以草法書擘窠扁聯。延春閣自署齋名也。

御花園近石廊西。靈沼軒頭榜字題。引得玉泉三百斛。光明世界現瑠璃。

大內御花園之東。有土阜一區。向以日者之言。不宜建築。宣統己酉。興修水殿。四圍浚池。引玉泉山水環繞之。殿上窗櫺承塵金鋪。無不嵌以玻璃。隆裕

太后自題扁額曰靈沼軒俗呼為水晶宮。辛亥之冬尚未畢工也。

趙家姊妹共承恩。嬌小偏歸永巷門。宮井不波風露冷。哀蟬落葉夜招魂。

瑾貴妃珍貴妃為侍郎長敘之女。己丑同被選。戊戌珍貴妃被黜。庚子之變死於宮內井中。

石頭舊記寓言奇。傳信傳疑想像之。繪得大觀園一幅。徵題先進侍臣詩。瑾珍二貴妃。今畫苑繪紅樓夢大觀園圖。交內廷臣工題詩。

坤寧宮裏拜南膜。薩滿名稱譯語殊。世襲竟同三品俸。曼珠舊俗亦崇巫。

坤寧宮中供奉神位。皆依盛京清寧宮舊制。應由皇后每日行禮。設一女官代之。食三品俸。名曰薩滿。俗謠稱撒麻太太。舊會典謂之贊祀女官。清晨入神武門至宮禮神。薩滿身故。則傳於其媳。而不傳女。蓋其所誦經咒。不輕授人也。喫肉迎神。溯國風。官家舉索樂融融。地衣新襲西洋毯。促坐齊來女御宮。

滿洲風俗最重祀神。祭餘之肉。席地坐而食之。謂之喫肉。每歲二月初。皇帝皇后同在坤寧宮喫肉。妃嬪以次咸入座。

英華殿闢舊時基。七樹菩提貫若纍。歲歲園官來進奉。黃繅百八綴牟尼。

大內英華殿為前明所建。在壽安宮之北。宮中自皇太后及皇后以次。均以此為禮佛之所。殿中有菩提樹七株。采擷其子。以為念珠。

鵲駕凌秋。璧月懸。甘瓜素果。敞清筵。中宮自向天階拜。願祝人間恨海填。

七夕宮中設果桌祭牛女。皇后親行拜祭禮。其神牌曰牽女河鼓天貴星君。天孫織女福德星君。

長街深邃列西東。綺館椒廷署後宮。答應更兼常在號。漢家增級未須同。

妃嬪位次凡七級。曰皇貴妃曰貴妃曰妃曰嬪曰貴人曰常在曰答應。較漢時增級十四者。可謂減損。大內東西各列六宮。六宮左右。謂之東西長街。

從龍右族世為姻。盡是天家肺腑親。教取年齡高四姓。指婚先及近支人。

凡近支王貝勒公及外戚之子女。既及歲者。開具姓氏年齡進呈。奉旨謂之聯姻。名曰指婚。滿洲語又謂之拴婚。

四節頒頒戚里恩。

吳梅村句

面脂賜出月華門。會親內殿關防密。朱轂黃纜集禁垣。

凡公主福晉格格及外戚眷屬。歲時有賜入內謝恩。謂之會親於宮門外。施以黃幕。謂之關防。

殿西船塢對山椒畫鷁飛輪似御颿萬炬通明傳電汽春波激濫繡漪橋

頤和園有船塢琢石而成在仁壽殿之西南與萬壽山相對舊名寶蓮航亦名石舫光緒中葉昆明湖中始置小輪舟二艘復於園外東南隅設雷汽房專司園中雷燈繡漪橋在園牆之南湖水出閘自橋下東流匯入高梁河

潑寒妙伎奏昇平南府新開散序成不是曲終悲伴侶似嫌激徵雜秦聲

宮中掌戲曲者曰昇平署其後今年幼太監習之謂之南府南府之名始自康熙間道光初元力崇樸實將南府人役一概遣散至光緒間復之內廷向演崑曲其後好演梆子腔此腔出自秦中說者知有六飛西幸之事矣

百寶華燈密炬紅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換衣試作迴身舞可似幽州渾脫工

每歲上元或萬壽節令樂工舞燈衣五色畫衣分行成字凡數十變有太平萬歲萬壽無疆諸字以黃綾冊書成字樣陳諸御案以備觀覽

寂寞山高與水長銀花火樹不成行迎春別啟新堂宇燕九年年樂未央

乾隆以後每歲燕九日於圓明園山高水長殿內扁額以此名看煙火庚申園燬至

光緒中葉興修三海築迎春堂始循舊例於堂外放煙火馬

官磁采釉重康熙汝定哥均不足奇。敕取宮燈明似鏡，御窑尚有舊人知。
官窑磁器勝於前代，尤以康熙時製為最。同治間大婚禮，飭九江道於景德鎮御窑廠定造宮燈罩，頒發舊樣，其質潔白光透，中含花紋，勝於玻璃廠中無人能造。百計采訪，惟一舊工人年八十許，頗知之。家藏一書，備言製造之法，秘不示人，以重金賂之，始出此書。乃按其遺說精製進呈，與康乾間物無異。

角黍猶沿楸木名。筵前洞酒注壘嬰，花糕醯醬皆蘇造。食譜當年御製成，宮中於五月食楸木餃。爾雅釋草楸木槿，方言燕之東北朝鮮冽水之間，謂之楸。此關外舊俗尚沿古時名稱，又有蘇造糕蘇造醬諸物，相傳孝全皇后生長吳中，親自仿造，故以名之。

分例無多月賜，繒何如乞巧問鉞神。宮奴攜向前門賣，刺繡盤龍一色新。
先朝嬪御退居別宮者，每月分例銀至薄，不足自給，往往作針黹，令內監攜於市肆。

琢廠秋老結深青，範合方圓各異形。欸識精鐫題御玩，拔陶而外有新銘。

園築曠地徧植瓠。當結實之時，斲木成范，其形或為瓶，或為盤，或為盃，鑄以文字及各種花紋，納瓠獻於其中。及成熟時，各隨其范之方圓大小，自為一器，奇麗精巧，能奪天工。歛識隆起，宛若執文。乾隆間所製者，尤為樸雅。此御府文房之絕品也。

百年宮史久湮沈，密記金鑿費討尋。話到開天如管電，虞淵落日閱窮陰。

秦淮感舊集上

金陵古帝王都。秦淮古佳麗地。天子有無愁之徽號。佳人有莫愁之芳名。玉樹後庭。年年歌舞。輕烟淡粉。處處樓台。念往昔之豪華。曾不知樂極而哀來也。洎乎家山唱破。金粉飄零。楊柳彎腰。茴香滿地。昇平樂國。遂變為烟雨愁城矣。然而故宮禾黍。漫生今日之悲。畫舫笙歌。尚有當年之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為。江左風流。今猶昔也。

余澹心謂秦淮為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珠泉居士稱為山温水軟地。氣使然。其實錦繡家山。曾經血染胭脂井上。應有啼痕也。武進黃仲則綺羅香詞云。念曲裏錦繡家山。禁幾回北兵飛至。只添他來往詞人多少。滄桑淚嘆千古之興亡。感百年之哀樂。傷哉秦淮。應亦為之嗚咽。

長板橋早。浪沒無迹。雖有小橋數處。作板橋續記者。已不能辨其是非。安得起曼翁於九原而詢之耶。予作秦淮雜詩云。門巷湫湫近市囂。也無楊柳自彎腰。一泓秋水成平陸。何處重尋長板橋。模糊舊院是耶非。聚寶城頭夕照微。淡粉輕烟都剝落。桃根桃葉更安歸。蓋不勝今昔之感焉。

利涉橋以東大通橋以西為釣魚巷沿河一帶妓家鱗次有河房以供遊燕板橋雜誌謂舊院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續記謂自利涉橋至武定橋兩岸河房麗姝簪比今則皆為市廛惟此釣魚一巷尚有風月之作坊耳

金陵當大兵之後有人世蕭條之感曾太傅規復六朝之舊爰作畫舫於青溪設女閭於曲巷所以永慶昇平潤飾鴻業也又限以妓院六家院中許增妓女不許增妓院以示樂不可極慾不可縱也六家者何陸家李家劉家韓家小師家三和堂也三十年來一仍其舊雖美人黃土名士青山而桃花門巷猶是兒家訪翠平康者猶言經過趙李馬

妓院門巷頗湫隘室內頗脩潔到門則有人雁行立有人唱喏有人引導有人高呼客來繁文增多韻事轉失較之鴉兒吠客鸚哥喚茶已有雅俗之別

秦淮畫舫初由砲艇改編不施窗幕是為敬船曾太傅曾與薛慰農太史泛舟秦淮見兩岸河房之感遊楫之多顧而樂之以為太平景象也予作秦淮雜詩云東山太傅解風流士女而今盡莫愁兵器銷為農器矣更將砲艇作蘭舟蓋

紀實也

樓船之作。不知起於何人。大率因曾太傅泛舟秦淮後。士大夫慮故船都無屏障。與諸姬同舟而遊。易招指摘。有時客與諸姬方舟以游。亦減豪興。黠者造樓船以應之。畫棟珠簾。明窗淨几。尊壘盤四。色色皆精。開筵坐花。飛觴醉月。鳥履交錯。香澤微聞。盡情歡笑。咸有畫舫為家之樂。不羨戴西施泛五湖也。

白下頃言為秦淮燈船。昔人稱之。今則純用玻璃。舊時羊角。久無用之者。其船大曰走艙。小曰籐棚。嗣又有小於走艙。大於籐棚者。謂之四不象云。以視今之樓船走艙諸船。不啻小巫見大巫矣。

秦淮夏令水漲。釣魚巷全成澤國。曲中諸妓。咸移家於船。以避水患。仙源何處。每易迷津。舊約不來。幾回抱柱。亦花叢之佳話。

壬子秋到廣州。與婦書有云。凡倡女治客。多樂隱蔽。獨此邦視同商賈。或連房比屋。如諸生齋舍之制。或聯舟並舫。做水師行營之法。其實秦淮妓女。自昔已如此。板橋雜記諸書。記之甚詳。壬秋名儒。何少見而多怪也。

板橋雜記謂游楫往來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今則河道日仄。不便游行。畫舫三四十艘。皆泊於青溪桃葉兩渡。首尾連接。游楫難通。予作

秦淮雜詩云。東水關通西水關。當年游楫任回環。而今畫舫知何處。只在青溪桃葉間。

昔時青溪凡九曲。晉郗僧施泛青溪。帆到一曲作詩一首。吾邑李訥盒沁園春詞云。青溪好比詩腸。更曲興緒未猶。蓋紀實也。今青溪一灣無處能尋九曲矣。由大東橋以至復成橋。畫舫甚稀。風景迥異。但見垂楊蕭瑟。水烟凝碧而已。每當落日放船。平分雙槳。清風徐來。塵襟盡滌。十七八女郎。歌揚柳岸。曉風殘月。直飄飄欲仙。名士傾城。每徘徊不忍去。

夫子廟在貢院前面。秦淮為泮池。名曰月牙池。舊時燈舫。夕陽時則張燈。上五彩篷。齊赴月牙池。搶水。自樓船作。而搶水之感。遂不復睹。又南門外報恩寺塔。遙直龔。月牙池右環有燈。不數點。點則池內有倒影。泛舟者必聚觀之。亂後塔毀。月牙池愈減色矣。予作秦淮雜詩云。塔影遙遙倒入池。燈船搶水快游嬉。一從劫後滄桑改。風景而今也變移。

板橋雜記謂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為才子佳人而設。今則舊院成廢。貢院荒廢。才子佳人。當不勝天涯淪落之感。予作秦淮雜詩云。舊院笙歌感舊

塵荒涼貢院悄無人。羅郎已負成名志。又負雲英掌上身。此固罷科舉後之現象也。然而金陵南都。文明薈萃。經文緯武。如火如荼。當星期休假之時。結駟連騎。徵歌選色。其逸興豪情。不減前代也。矧科舉三年而一見。中間尚形冷淡。今則七日來復矣。集湖海風雲之客。賞文明窈窕之花。或為長夜之歡。或訂百年之約。投桃贈李。名姬恰是知音。雅歌投壺。佳士都無俗韻。昔之為才子佳人而設。今殆為英雄兒女而設歟。

西俗尚武。閨秀以嫁軍人為榮。亦由我國閨秀之爭嫁詞林也。年來曲中名妓爭嫁軍人。尚武之風不妨請自隗始。益足徵才子佳人轉而為英雄兒女。其說非虛。予作秦淮雜詩云。青年將校最精神。選色徵歌賞好春。贏得曲中諸姊妹。從良爭欲嫁軍人。

板橋雜誌之品。顧橫波則曰。弓彎纖小。同時又有張小脚。顧大脚之稱。續記之品。徐二亦曰。裙底弓彎。却又瘦不盈握。可見當時之重纖足矣。自歐風東漸。秦淮名妓得風氣之先。以不纏足為時髦。狎客評花亦皆重纖腰不重纖足。不可謂非審美思想之進步也。予作秦淮雜詩云。曲中名妓最時髦。不重蓮翹重柳

腰。昨日綸音禁纏足。還應旌獎到香巢。

秦淮聞見錄載美人粧面既傅粉。復以胭脂傅掌中。施之兩頰。其畧濃者為酒暈粧。淺者為桃花粧。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為飛霞粧。當時曲中競尚飛霞粧。三五年來。爭妍鬥媚。競效新粧。每見秦淮名妓之最著者。不施脂粉。淡掃蛾眉。長髮如雲。鬆鬆編就。纖腰似柳。款款生姿。或效美男子裝。愈增娥媚。或效女學生裝。居然大家。是以湖海賓朋。烏衣子弟。靡不目炫神迷。逢迎恐後。情長氣短。沉溺日深也。

士夫游宴之所。以秦淮之畫舫。妓院之河房為最。番菜館則有貢院前之金陵春。與金陵邨。利涉橋之海國春。中正街之悅賓樓。戲園則有大東橋之昇平府。東街之慶昇。歌舞樓台。金尊檀板。洵足樂也。邇來下關新開高埠。鼓樓甫設公園。日斜風定。裙屐少年。携三五妖姬。駕言出遊。綠楊陰裏。寶馬香車。常絡繹不絕。美景良辰。賞心行樂。前代所不及也。

妓女早起以亭午為常。午膳以日暮為常。亦有日暮方起者。夜膳則以三鼓為常。開樽讌客。不卜晝而卜夜。曾所謂家家寒食。夜夜元宵矣。板橋雜記謂凌晨

則卯飲盈盈。蘭湯灑灑。亭午則蘭花茉莉。沉水甲煎。今日之曲中。凌晨則鴛帳低垂。幽歡未已。亭午則好夢初醒。嬌柔慵起。日暮則晚粧初罷。含笑簪花。入夜則歌舞未終。不覺東方之既白。

龍舟競渡。自昔稱盛。每逢五月五日。士女傾城出游。一河兩岸。萬頭攢動。龍舟一到。歡呼喝采。聲與鼓吹聲。爆竹聲。相應答也。前年午節。文德橋欄杆下塌。落水傷命者。念餘人。大吏乃嚴禁龍舟。此風遂絕。板橋續記謂五月十三為竹醉日。士女出游。端午尤盛。此風之絕。又在數十年前。七月為中元節。盂蘭之會。至今尤盛。畫舫中有香花供佛者。齋魚粥鼓聲。又與豪竹哀絲聲。相應答也。每見上流施放荷花燈。隨波盪漾。如流星歷歷。終夜不絕。

夏令秦淮水盛。燈船畢集。火龍蜿蜒。真有一團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之盛。故時人謂之熱水市。一陶庵夢憶有西湖春秦淮夏之說。至秋風搖落。團扇都捐。流水漸冷。而漸枯。又有野渡無人。舟自橫之概。予作秦淮雜詩云。隔岸垂楊三兩株。曉風殘月有啼烏。秦淮應似愁人淚。每到秋來一例枯。

舊例每逢日月食。官吏皆焚香鳴砲。望空拜。民間敲響器。應之。謂之護日護月。

已酉十月望。明月正圓。二更後。月漸蝕。予與秋楚青適游淮。見諸妓亦有焚香
禱拜。雜敲銀盆者。戲詢諸妓。何故迷信。有一雛姬答云。今夜日本團圓。忽爾遽
缺。儂但欲其團圓耳。不知其他。楚青因口占一絕云。烟水丁簾夜氣深。銀盆敲
亂漏聲沉。不關迷信隨官例。為護團圓一片心。兒女情腸。為之一語道破。

語曰。青溪之北。樽壘絲竹。青溪之南。啼飢號寒。東關頭在青溪南岸。乃乞兒所
居。彼岸則妓家鱗次也。可謂哀者自哀。樂者自樂矣。然而樂籍嬌娃。原是蓬門
弱女。假母但知愛鈔。狎客止解求歡。雖一曲紅綾。每多投贈。而數聲金縷。長此
飄零。迨年華老大。門前之車馬。既稀。雖欲為商人婦。亦不可得矣。嗚呼。名花無
主。弱絮仍飛。安得十萬之花鈴。以護之。萬間之金屋。以藏之。耶。予作秦淮雜詩
云。幾人嗚咽五更風。幾處笙歌樂未終。哀樂不同休認錯。可憐一樣是哀鴻。
桃花扇有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樹柳彎腰之句。每吟唱之。為之低徊不置。今秋
寓秦淮水榭。臨河適有殘柳數株。對景傷懷。誰能遣此。予作桂枝香詞云。青溪
畫舫。十七八女郎。曼聲低唱。唱到桃花扇子。增人惆悵。曉風殘月。垂楊岸有啼
鳥啞啞枝上。板橋陳迹。迷樓佳話。都難尋訪。念錦繡家山無恙。嘆南渡君臣。

風流相尚。南部烟花到此。幾回興喪。春燈燕子。迷離甚。但殘金剩粉。飄颻至今。
淮水年年。嗚咽。永無相忘。(讀仄聲)嗚呼。雖一日莫能忘也。(以上紀雅遊)
予僑居金陵。三載。常集風雅之士。商量舊學。考正音律。勝遊狎宴。亦常與世浮
沉。又喜談秦淮軼事。可歌可泣者不一而足。拉雜記之。以存板橋之流風餘韻。
言者無罪。聞者曾足戒也。若備輜軒之採。則吾豈敢。左太保駐節金陵時。曾通
青溪秦淮水利。上元秦伯虞稱爲數百年封疆大吏。所徬徨瞻顧。屢舉屢輟。有
志而未逮者。公則毅然爲之。排浮言。考故道。於費無所惜。於力無所靳。(見左
侯相七十壽序)規復秦淮之盛景者。曾太傅規復秦淮之水道者。左太保也。
(一現湘人擬建左太保祠於清溪之南。以誌其功云)時至今日。秦淮久失脩。
濬。兩岸河房。日有佔侵。遂使河流日仄。市人臨河漂絲。(機業瑣言謂江甯緞
機以玄色著名。而染坊多近秦淮兩岸。漂絲必於青溪東水關北銅管三水合
流之間。其色烏亮)水都易色。大碍衛生。蔣山則童然無樹。其荒涼可想。昔人
謂而今。只有蔣山青。秦淮碧。當易爲而今。止有蔣山黃。秦淮黑。而今已不如昔。
後更不如今。曷勝感喟。

由來作秦淮詩詞者。每借柳以咏嘆之。徐雨亭詩云。長堤剩有多情柳。依舊絲絲館畫橋。此二句全從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烟籠十里隄。脱胎。然此猶借春柳以寄概也。厲樊榭秦淮懷古云。贏得渡頭殘柳在。瘦腰無力倚風斜。孔雲亭哀江南曲云。你記得。跨青溪。半里橋。舊紅板。沒一條。秋水長。天人過。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樹柳彎腰。咏嘆至於秋柳。感慨愈深。張文襄鎮金陵時。於河干新種楊柳無數。今已成陰。曾為甘棠之遺愛。但秋來風景。愈增蕭瑟耳。溆陽尚書督兩江時。公餘之暇。常與繆小珊太史。程洛安京卿。泛舟秦淮。時人有官舫。時同花舫。接帥旗。還共酒旗。飄之句。

相傳秦淮名妓有名大姑者。某觀察眷戀之。曾太傅為之戲作一聯曰。大抵浮生若夢。姑從此處銷魂。至今傳為美談。

曾忠襄鎮金陵時。幕僚招權納賄多。在釣魚巷妓館。或改節署東轅門額三省釣魚四字為三省釣魚行。樊雲門詩云。秦淮畫舫暖圍春。時有漁郎來問津。閒坐河房思誤字。釣魚誰是釣魚人。

沈文肅鎮金陵時。下令嚴禁娼妓。曲中諸妓咸風流雲散。適揚州太守來見沈。

文肅告以禁娼之政策。且詢以揚州曾禁娼否。某守對曰。大帥禁娼而卑府之娼愈多。妓女多揚州產。卑府不能不許。其回原籍也。文肅為之恍然。遂弛其禁。昔人詩云。妖姬從古說。叢台一曲琵琶酒。一盃若使桑麻真。遍野肯行多露夜。深來真知本之言。

粵賊踞金陵時。既脅令士子應試。又考試女子。取傅善祥為女狀元。鍾氏為榜眼。林氏為探花。招入偽府。令掌簿司批答。以獻媚。得諸逆歡。獨秦淮名妓王憶香者。為偽都督施姓所得。佯為歡笑。醉以酒。抽刀殺之。而自經於後樓。一班之偽科甲。能不愧殺成仁取義。曾不可以品類限也。予嘗作秦淮雜詩云。偽府新收女狀元。歌功頌德盡名媛。可憐殺賊全名節。止有秦淮一野鴛。

自來南中將相多風流。相尚周都督之雅善。顧曲謝太傅。絲竹陶情。夏乎不可及矣。有明之末。如合肥龔尚書之納顧橫波。常熟錢宗伯之納柳如是。保國公之納寇白門。皆秦淮佳麗也。白門袁柳記。謂陸二者。秦淮名妓。江甯某方伯。公餘退食。常過其家。設風月於此。會衣冠於此。陸制軍之公子。亦最晚愛之。士夫習見。不以為怪。金陵克復後。曾太傅尤以規復秦淮風景為急務。近年某尚書

固私淑曾太傅者。公餘之暇。偶與諸名流泛舟秦淮。不過偶效樊川。畧同謝傅。某侍御竟謂某尚書。性好冶遊。造淺水小輪。每攜挾娼。優遊秦淮河。相聚為樂。列款嚴參。嗣經某尚書復奏。以為所置小輪一艘。畧如長龍之式。偶為遊覽河濱之用。臨行轉送藩司樊增祥。迄今尚泊河干。若謂挾娼冶遊。身任封疆。抑何至此。惟秦淮為江南名勝之地。某身為疆吏。置船遊覽。觀瞻所繫。未免有損威重。某尚書因之遭譴責。抑秦淮之小劫也。

百菊溪齡總督兩江時。司道以下。多朋飲妓船。酣嬉無度。百公患之。而不欲顯發。乃召一尉謂之曰。某所有妓船。為我驅之。索尉手版書絕句云。宛轉歌喉一串珠。好風吹送莫愁湖。緣何打槳忽忽去。煮鶴焚琴是老夫。尉持手版往。眾官踉蹌而散。雖屬煮鶴焚琴。而以風雅出之。尚非俗吏所能也。

文少如某方伯公子也。性豪縱。貌又甚都。曾與某觀察共暱。使女小才子。小才厚公子。而薄某觀察。因釁開戰。直至藩署。事為新甯尚書所聞。其事始寢。嗣某方伯被議罷官。公子不能謀生計。來金陵演劇。效女兒妝。大官厚贈之而去。李範之乞兒嘆云。經薄自稱唐杜牧。青樓夜夜傍花宿。此身老死溫柔鄉。那計一

朝窮途哭足為統褲炯戒

南海沈鳳樓觀察風流自賞才調無雙在建德尚書幕時眷秦淮名妓小五寶常作聯贈之曰小樓一夜聽春雨五鳳齊飛入翰林小五鳳樓二字均嵌入聯中一時傳誦當是時建德尚書春秋已高事無巨細一以決之鳳樓鳳樓一日不見小五寶即食不甘味寢不安枕節署公牘每於曲巷中籤押之一班趨炎附勢之俗吏逐日奔走於小五寶之門鑽營請託無所不至小五寶見有落拓之名士每喜為之說項患得患失之鄙夫則不屑也鳳樓乃益重之因贈以詩曰頗愧年來負盛名天涯到處有逢迎識荆說項尋常事第一相知總讓卿蓋不僅悅其姿色之艷亦且悅其才識之高也未幾建德尚書移督兩粵鳳樓以戀小五寶故不願隨節建德尚書如失左右手乃遣某太守為之媒妁小五寶因之歸於鳳樓明年鳳樓奉天子命分巡奉錦山海鷓鴣雙雙遂由南而北每過通都大邑名勝之區流覽風景携手偕行不知者以為老父攜弱女而鳳樓不顧以為人間無此樂也然而使君有婦吼以河東鳳樓不勝交謫之苦竟卒於任今年春小五寶復來秦淮旋移家京口文君新寡雅有風情每談往事真

如潯陽商婦泣訴琵琶也。為誦白樂天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死去不相隨之句。五寶為之潛然流淚。識者謂五寶之從鳳樓本非素願乃強而後可。又因扼於大婦不得已下堂求去。其情亦可憐矣。吾邑丁秀甫孝廉有怨歌行以紀其事。

附怨歌行

道旁女蘿枝引蔓依喬松。喬松恨千年不壽。愁絲怨縷縈秋風。陌上楊柳花化作青浮萍。浮萍命薄風波惡。孤根弱葉終飄零。盈盈十五秦淮女。纖細腰支好眉嫵。小字排成宋嫂行。新聲繙出龜年譜。節樓上客沈休文。轉綠回黃炙手薰。軍府惟憑王長史。金吾常護杜司勳。相逢陌上花開日。一見傾心便膠漆。畫舫笙歌向曉聞。鈴轅燈火深宵出。笛步春深湖狹斜。紅樓夜夜擁如花。怪他騶唱千官騎。不向南衙向妾家。好是尚書耽卧治。令公喜怒尋常事。九子鸞釵七寶鈿。終南一徑趨如市。蕩節量移到五羊。當筵展轉動離腸。便移花種新昌里。免寄詩來慶朔堂。從此鰥鷄形影共。白頭盟誓如山重。南海珠光並蒂圓。析津槎影雙橈動。自天雨露九重頒。使節鋒車到玉關。鴨綠波光開

曉鏡盧龍山色照烟鬟。塞草黃時邊月白。貂榆玉面馳華轂。公主琵琶蔡女
笳。紅顏一樣輸儂色。中天好月不長圓。膏履分香事可憐。過眼繁華成一夢。
回頭恩眷已三年。燕子樓高人不住。春風重問長干路。過去郎恩水共流。再
來妾貌花猶妬。座上何堪識舊人。回眸低首怕逢嗔。便携一片金陵月。來泛
千盃鐵甕春。當時珠翠圍金屋。此日閒花紅躑躅。張好愁吟小杜詩。冬郎怕
聽臨淮曲。我亦當年投轄賓。雲英一見一傷神。不須更唱霜天碧。滿路飛花
愁煞人。

載酒尋芳。留髡送客。乃裙屐少年之快事。客有年稍長者。雖妓咸呼之曰乾老
子。以示尊之而不親也。薰葭倚玉樹。應亦自慚形穢。有改唐詩自嘲曰。花酒三
千棹。茶園二十年。一聲乾老子。雙淚落樽前。真堪絕倒。

李青蓮詩曰。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此不獨朋友相交如此。男女
之交。何莫不然。板橋雜記載有江左名士與張元同寢。元轉面向帷。不與之接。
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為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令人絕倒。
予有水龍吟詞云。舊院風流何處。但迷樓而今猶是春宵一刻千金。名士值錢

能幾自命風流者。當亦為之恍然矣。

陳洛安京卿每稱謝鷺鴻為今之李香君。蓋因某尚書欲以重金購之。鷺鴻不願。嘉其志也。其實某尚書非開府田仰之流。鷺鴻娟秀靜美。雅善音律。又以貞美自命。當似李十娘也。

鷺鴻乳名金紅。常從吾鄉茅北山先生學南北曲。乃為之易名鷺鴻。予性喜聲律。北山每道鷺鴻之才藝。心焉慕之。逾二年。偶與二三詞客。月夜訪之。值鷺鴻危坐而吹洞簫。幽閑淡雅。曠世而秀羣。時微風引簫。萬籟都寂。明月窗前。游魚出聽。疑非人間矣。因贈以詩曰。神交已歷三年久。邂逅相逢倍有情。好是綠窗明月在。吹簫低唱到天明。蓋鷺鴻秉冰雪之姿。孤芳自賞。予性亦孤僻。於觀場中。常若有所思。故與鷺鴻有針芥之契云。

今之善譖者。每以官吏比妓女。以其諂笑事人。氣節喪盡也。以吾所聞。妓女有賢於官吏者。則為李翠鳳。李翠鳳初與知縣汪某訂終身約。適有某觀察豪於賞。見翠鳳而悅之。汪某常奔走其門。因勸翠鳳薦枕席焉。翠鳳大罵汪某無恥。立與之絕。旋歸於李觀察。

翠鳳之妹曰小四。艷如桃李，體骨皆媚，尤物也。曾為某侯側室，因不安於室，復來秦淮。某京卿眷戀之，欲納為小星，已有成議。其夫人戒之曰：「小四前在侯府，尚不能安，汝能供其揮霍耶？」京卿乃止。嗣某侯聞小四在秦淮，重張艷幟，有忝家聲。函請江南大吏交官媒發配。某觀察乃以五千金贖之歸。

銀仙娉婷娟好，膚理潔白。年十五，軍事參謀某公為之梳攏，情好甚篤。每於歌舞筵前，相偎相倚，私語喁喁，倍極憐愛之態。而每因細故，因愛生憎，動生醋海風波。予戲吟向子諲梅花引調之曰：「莫猜疑，莫嫌遲，鴛鴦翡翠終是一雙飛。後某公果以三千金贖之歸。

自皖省有徐錫麟之變，黨禍日興。被逮者雖昆弟朋友，不敢相救。且有投井下石者。吾於此得一妓焉，曰二寶。二寶居於大行宮，以限於地，不能與秦淮妓女相頡頏。丹徒吳生由京來，一見悅之，遂訂終身約。二寶乃杜門謝客焉。吳生曾游學日本，妬之者乃以革黨誣之，捉將官裡去。二寶上堂代辨，義正詞嚴，證明吳生之非革黨。偵探隊之誣陷，問官不能屈，遂釋吳生。此賢者所難能，不圖於娼妓中得之。予擬作二寶傳奇以風世。

小杏子丰姿秀逸。裊裊亭亭。有弱不勝衣之態。與某都護情好甚篤。某都護無子。欲納為側室。小杏以體弱。頗厭風塵。亦亟欲嫁之。已有成議。而其母不欲。以為某都護雖其家華。究是旗員。性情習慣。與揚州人不同。力阻之。某都護遂另納他妓。小杏因之鬱而成疾。得肝血而亡。臨終時。猶連呼某都護之名。某都護聞之。倍極傷感。出貲以厚葬之。一時曲中諸妓。臨吊者甚眾云。

小銀紅貌不甚美。而妙於辭令。善周旋。廣筵長席間。每使人盡懽。某公子方自費游學。日本素以辨才著。暑假回里時。一見悅之。因携之東渡。未幾公子得官。費游學美洲。復與之偕。玉人一對。雙宿雙飛於新世界中。儼如新婚夫婦之度蜜月。銀紅本以辭令見長。壯游而後。當成為女外交家矣。

潘小愛顏色艷冶。但不善歌。某觀察與某公皆嫗之。小愛待某公甚親厚。而待某觀察甚冷淡。某觀察不自覺。猶日出其逢迎上憲之手段。以逢迎小愛。繼聞小愛將嫁某公。則對之痛哭流涕。不能止。聞者為之酸鼻。而小愛不顧也。俚語有曰。痴心女子負心漢。某觀察待於小愛。可謂痴心漢子負心女矣。某日子詢某公何時納寵。某公尚諱莫如漆。告以已有人痛哭。則嗤然一笑。子曰。哭者常

情笑者不可測。必歸公。某公笑曰：恐是衰者勝也。嗣小愛卒歸於某公。小松姿首清秀，善歌，崑曲秦腔。某太史見而悅之，以為溫柔鄉也。小松艷名藉甚，與文仙小愛相頡頏。座上之客常滿，某太史常獨坐他房以待。每至夜闌人靜，始得一見。某太史常語人云：今之官吏，在冷官廳中，聽鼓數椽，始得見面，若冰霜之大。人且有時終不得一見，較之吾默坐冷房間，終得見艷如桃李之笑，麝相去不啻霄壤也。戊申上巳日，孫太史在小松處大醉，酣卧繡榻，不能去。小松不得已，暫時謝容，予口占俚句調之曰：聞君酒醉小松家，欲吐還呼滿座譁。惱煞一班靴兄弟，一齊又顧而之他。一時相傳以為笑。明日設宴於秦淮畫舫，予復步前韻作俚句一章曰：秦淮畫舫且為家，絃管聲中笑語譁。酒意濃時含醋意，半因靴弟半因他。小松自歸於某公子，公子適鼓盆，納小松後，一舉而得二男，曲中姊妹行，皆稱羨之。

丁玉珠初在秦淮，後移居京江。玉貌珠神，性情豪爽，與論事故，每能談言微中。蓋妓中之有才也。茅北山贈玉珠聯曰：玉貌偏饒名士氣，珠喉常作健兒聲。予贈玉珠詩云：玉貌珠神自不羣，肯教為雨復為雲。紅兒自昔誇無比，更比紅兒媚十分。

薛文仙。願身王立。跌宕風流。美貌之名。喧傳於青溪桃葉間。某公雄豪蓋代。常大集諸姬於秦淮水榭。酒酣時。左抱右擁。捉腕抹胸。諸姬皆畏其醜。惟見文仙。則不復恣肆。非徒姚聲冶色。足以惑人。其才智敏捷。婉孌萬狀。有令人樂於降心相從者。會真記謂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嬌寵不為雲為雨。則為蛟為螭。吾於文仙亦云然。

文仙之姊曰文卿。柔曼豐潤。善歌小曲。小曲多男女相悅之詞。又俚俗易解。文卿因之篤於情。與估客李某有啗臂盟。客歲除夕。估客商業虧損。不能清償。宿逋假母命文卿親至其家。索花酒費。至則債戶盈門。估客已潛避於下。闕某旅館。文卿由電話通問估客。知其窘迫狀。淚隨聲下。電話器都濕。估客之妻因勸之曰。姑娘不必傷心。如此子家。每逢三十晚。皆此情況耳。文卿乃以金條脫一雙。並私蓄之白金。盡贈估客。而反假母詢纏頭索得也。無則曰。無繼詢腕上金條。脫何在。則曰。已為估客償他債。假母聞之。大肆辱罵。則曰。阿母不必若子。惜子止有金條脫。若有他物。將盡贈之矣。假母無如之何。嘆惜而罷。今春偶於文仙處遇文卿。談及估客事。輒哽咽不成聲。痴情若此。視李娃何讓焉。惜估客非

某生比也。

變童狎客京華最勝。金陵久無此風。有之則始於陸蘅芳。蘅芳曾赴新加坡演髦兒戲。名噪一時。其弟小龍長勝亦名優也。舉家偕來金陵。有招蘅芳侍酒者。每携其弟偕往。變童姜女雜沓於歌舞筵前。別饒興趣。

年來葉子戲之風盛行。都人士泛舟秦淮。每藉此為消遣物。曲中妓女尤為擅長。陸琴仙陸蘅芳皆酷好之。每睹諸妓圍坐檮杌。嬌聲雜遞。香澤微聞。玉腕輕颺。秋波斜睇。較諸淺斟低唱。另有一種風情。至於大家閨秀。學校名媛。每逢宴客。亦有手談。淫盜交誨。殊屬有玷。今名此文。太史所以疏請嚴禁。江蘇學界賭風也。

蘅芳姑蘇人。長於京師。其妹曰芸芳。芹芳。皆善歌。予嘗有詩云。陸家姊妹盡名姝。宛轉歌喉一串珠。怪底口音清又脆。長於京內產於蘇。孫子瀟太史香奩詩有云。齒音清脆帶京都。又云。清脆鄉音畧帶蘇。京蘇語音出於嬌婉之口。尤為清脆。陸氏姊妹既兼京蘇之音。又能以歌喉出之。惜未令子瀟聞之。

妓院隸於巡警局。別設巡官一員以治之。諸妓院月納千金於警局。是為妓捐。

某君咏妓捐詩云。賴有皮毛全國計。誓將涓滴答皇恩。風人之旨微矣。

凡遇國制禮節。用樂設而不作。宋王黼傳。遭欽聖之喪。猶召樂妓舞而不歌。號曰啜樂。客歲國制中。挾妓秦淮者。却有此種景况。自某尚書嚴禁官界軍界學界治遊。啜樂之風益盛。

客歲典辦公園時。某公以常年經費不敷。建議設秦淮花船捐。每年共約千餘金。嗣因禁止治遊。生涯寥落。諸船戶公請停捐。諸妓院亦屢請免繳花捐。秦淮之風景。日見蕭條矣。

茅北山。丹徒人。善崑曲。尤精古樂器。居無定處。不在深山古刹。却曲巷勾欄中。也。家貧常斷炊。雖其子亦不知其處。有時欲向阿父求食。北山對之高歌。其子竟不能進一辭。年七十。來游金陵。溇陽尚書引為上客。設音樂傳習所於朝天宮。以保存國樂自任。然猶日在曲中。教十七八女。却唱楊柳岸。曉風殘月也。夏劍丞觀察贈北山詩。有堪羨絳帷諸弟子。醜顏玉面出燈前之句。然北山每遇俗吏。愴父則又嘻笑怒罵。以為常。殆柳敬亭蘇崑山一流人物。嗣有人控諸學署。謂北山背手禮法。大江南北。女弟子不下千餘人。遂鬱鬱以去。歸著樂說一

卷於樂理多所發明。予擬為刊行。以存絕學。

謀野集刪明王穉登所著。稿久不傳。沈太侗輯國學粹編始採之。有與秦淮馬
姬書曰。二十七日發秦淮。殘月在馬首。思君尚未離巫峽也。夜宿長巷。聞雨聲
且起不休。輿夫泥沒骭。良苦。見道旁雨中花。彷彿湘娥面上啼痕耳。陸先生大
有俠骨。遂以君屬之。必能出君於險。幸勿過自摧殘。使王生乞茅山道士藥。恐
無益。千金軀千萬自愛。情真語摯。益以見美人名士惺惺原惜惺惺。因並錄之。

(以上紀軼事)